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　藩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二

宋　華鎮　撰

書十五首

上揚帥章待制書

按宋史章衡傳拜寶文閣待制書中有云冠秀與而登籍射甲科丙申第謂衡以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也

某聞揚子雲之論李仲元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夫西山之餓夫伯夷也東國之絀臣柳下惠也昔商周之初聖人遭罹事變

尚權宜以濟世道故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呂望涼武王以翦商弭亂伯夷後世不知其義姦臣賊子竊名節以營私紀綱蕩析而不可救原闕恥食其粟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顧春秋時周道衰而王澤竭天下之士不及中庸賢者過之而放於甚高不肖不知勉而溺於汚陋非逐魚鳥狎麋鹿枯槁顑頷於山林江淮之上則甘言令色脅肩諂笑浮沉俯仰於高門懸箔之下屐李顧原闕者既失而隱者亦未為得

於是直道以事人三黜而不去進不溺於汚陋之俗退不為甚高之事此二人者咸以聖人之才因時制行振頽綱矯流俗而立名教者也故孟子謂之百世之師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雖鄙薄貪懦之夫化而為寛厚廉潔有立之士其清風峻節葢已如泰山北斗高明峻拔出於列星之間衆山之表不可得而掩已然而無仲尼則猶未免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絀臣委棄泯沒乎塵垢之下又況鄉黨衡茟間以行義自律刻飾

文彩而志乎為君子者苟未獲題品於師儒宗主之門則安能接武英躔曳裾文囿度越夷等光映人表哉此古之懷奇抱識之士所以仰青雲而慷慨嘆息於高明之家者也恭惟某官閤下茂識少成廣譽夙著當右文多士之際以行義修潔道術高妙問學辯博文章温雅英華乎辟宫步驟乎俊造冠秀異而登籍射甲科而中第入更臺閣出擁麾符公清温雅之望藹於朝廷中和樂易之化洽於州郡隱然以儒宗碩德為時老成緒言

所收清議斯允雖附驥尾而致千里託鴻毛而逸層霄
未足喻其高遠也某材非翹秀識慮不敏幸賴父兄好
善幼承義方之訓生七年使誦書又七年學文又七年
而應科舉逮兩塵鄉版叨竊名第二十八歲矣心思弗
競怯於計慮不能商畧多寡封殖貨財筋骨不及中人
趨步跪起少遽則氣亂而色動不足以勝甲兵備行陣
性復不善飲酒不知博奕從仕以來徒勞之餘無所用
其力夏日舒長寒宵漏永官曹事隙筋骨未疲惟弦歌

詩書尋閱傳記稽其成敗攬其餘芳而已每謂慕學而不知道則雖勤而無得或溺於異端而無所折衷則雖多而無所驗於今未足以適事傳聖人之道者莫如六經作六經論三代而上帝王之事前聖言之詳矣兩漢以來得失之迹成壞之由史氏雖備有可言者作兩漢三國晉唐論凡十二篇謏聞管見固未能深探道真揚搉前世亦記其所傳而已輒繕寫贄左右惟閤下矜其苦心潔已姑察其所為如在所教無惜咳嗽之餘而成

就之使無與燕雀之徒困於碌碌某之幸也不識可以望此於門下乎

上吏部尚書

某聞起幽潛之地者必有名德顯茂論議嚴貴之君子遇以特達之意為之依主而翦拂之結高明之知者必有誠至切到動心駭聽之語言具夫緼袍之素為之表襮而薦導之莫為之主下之人無以自致莫為之表上之人無以自知此二人者世未嘗無之然而未嘗必相

值者則亦以士之兼智敏者或鮮故也何則嚴顏若神辭氣不俯高門深閉宧如重淵傲睨青雲酣飫勢利勢利中心怨然不以顱提寒素汲引後進為意者人之不可依者也進而干之不見其益祇取辱焉溫溫玉色樂善無厭芳言如蘭教誨不倦勢忘尊高禮逮踈遜確然務成人之美以報國為心者士之所可主者也後而違之不見其高祇失時焉夫昧其所依求益而取辱不可以言智失其所守後時而興嘆不可以言敏故農夫以

昬作爲良商賈以奇貨爲富士以智敏爲美某雖不才
竊願從事於此恭惟吏部尚書閤下雅量自成全才異
禀術高經濟學通天人任巳以伊周致君以堯舜貴名
茂實夙著於仕倫僃德老成日髙於朝右年彌尊而志
彌篤位益貴而禮益恭㣲音華采如雷霆霹靂震驚遠
邇慶雲景星髙映天外有耳目者莫不瞻聞某雖踈賤
非早依門墻素蒙善誘者然欽餘聲仰末光亦有日矣
去歲浪栖上京道出淮海仰叩麾節獲瞻儀型行李有

程依戀徒切前日伏遇泥封東下衮衣西歸躡文昌之
高躧冠天官而為長休澣之日剌字可通輙集舊文敬
修贄禮又蒙温顔下逮話言屢接掌治之暇許賜俯覽
登大人之門而得是禮遇者甚鮮此士之所以宜主以
為已歸而不可失者也某七歲誦書弱冠應詔兩玷鄉
版遂獲成名爰竊禄仕十有四年善不敢廢惡不敢為
然碌碌無聞與衆人進退若乘扁舟汎溟渤渺然莫得
其津濟而無所歸宿今四十歲矣偏親垂白室如懸磬

齒髮未脫清朝可懷仲夏日永高秋夜長撫巳自憐不無慨歎念寒素之迹無可依之地復自棄而不鳴尚得為敏乎用是忘其狂易寫情於言求出於門下非敢為利也惡不敏也伏惟矜察少加憐焉無使望煌煌之堂而興嘆於赫赫之光也幸甚幸甚

上國子豐祭酒書

按鎮子初成狀云元豐之末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以先君應詔樓炤序亦云元豐間孫覺豐稷薦君堪博士則所謂豐祭酒者必稷無疑而宋史豐稷傳乃無稷為祭酒之文蓋宋史列傳往往不詳歷官亦闕事也

某聞天下有大物宏深濶達至於無外亘古今而不變貫三才而兩之其致用甚明而妙微莫測達之者不可離即之者不可既惟聖人為能盡其事古之人謂之道術儒者道術之所在者也昔先聖祖述二帝之意憲章文武之法持以千世主而濟斯民至乎車轍之跡環天下而不售退於洙泗之上悼時命之不相懼道術之無傳於是作六經而載之以遺後世探天地之心索陰陽之隱形鬼神之情狀原死生之始終因消息滿虛奇耦

逆順之變定吉凶悔吝以明得失崇盛德而廣大業者
存乎易頌文武之基詠幽厲之滅察禮義之存亡觀情
性之邪正因正變哀樂之差言王道之成壞勸明德而
懲淫慝者存乎詩本堯舜之道述三代之變采東周之
一得錄片善於費秦因典謨訓誥征貢歌範之文以明
帝王之藴備稽古而應世變者存乎書異五禮之制等
三千之儀謹度數之末節暢隆殺之典訓因聲明文物
華質詳簡以為節文通因革而記述作者存乎禮論咸

章之律述濩武之容象帝者之所成頌皇王之遺美因聲容節奏疾徐踈數之文以紀功德察世變而觀前聖之心者存乎樂舉周公之成法斷魯史之記事誅窮奇之已死拔元凱於無聞别嫌明微予奪褒貶以成一王之法正誅賞而弭賊亂者存乎春秋六經之作可謂盛道術之意可謂明矣學者得六經而讀之宜無待於人而自得焉然孔子沒子夏退於西河之上當是時去孔子未久也從之學者擬於夫子孟子孔子之孫子思之

弟子也視夫子葢百年耳進退於齊梁之間親而師之者亦數百人荀卿出於孟子之後亦未逺也老於蘭陵李斯之徒皆其弟子夫子夏孔門之高弟孟荀儒者之大成人之從之未足多怪若董相之出於西京馬南郡鄭司農之在東漢得遺經於煨燼之末起禮學於絶滅之後因訓詁以測聖人之意守章句以傳師承之習其視子夏孟子荀卿之徒逺矣然所在之地過於洙泗天下之士聞其名者莫不願得而師之羸糧而不以為勞

趼足而不能自已跋涉河山之險違棄桑梓之重束修而進者率用千計至以久次授業不得見其眉宇何哉意可言而言不足以盡意言可書而書不足以盡言也惟言與書有不能盡者則道術之傳雖資口耳方策而口耳之間方策之上終不足以得道術故誦詩讀書不若親其人質疑問難必資模範之益雖有聖人之才而師之道不可廢也雖然董相當景武之際黄老之習方熾刑名之俗未革馬鄭在漢中世之後世卿擅政閹寺

用權而天下多事皆非尊儒重道淸夷晏粲之時也此三君子者徒以道義私淑之人尊高天下當是時士猶背流俗而獨行冒黨禁而不顧從而學之若是之盛使聖人在上儒術尊明進無壅遏之虞退無異端之蔽君子有卓然以德行道術當天下之選居宗師之地四海之士向風而影從竭蹶而輻輳宜有甚於兩漢之人趨董相馬鄭之門者恭惟國家藝祖以禹之盛德當天意而契人心揖遜雍容光受大寶太宗承之遂以儒雅潤

色帝業如成王之繼文武制禮作樂揄揚歌頌而生齒之類不復目干戈而耳鉦鼓矣是後更五聖歴百有餘載而道術益明儒者益粹光隆盛大由三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至非兩漢之所擬議也先生居今之時昭然擁明天子之休命宅成均之長而當宗師之任則先生之德義道術為何如矣四海之士仰而慕之又當何如矣某不敏生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為文又七年而應科舉迨兩塵鄉書竊取名第二十有八歲每念處

平治之世身無運糧荷戈之役復幸父兄好善少得從事於文學茍不能探幽索竒致逺圖大攀前修之髙躅躡奔逸之清塵真自棄也用是忘其愚且賤竊有意於道術宗師之門心焉斯在仰跂墻仞積有日矣謹録所業文三卷古體詩一卷修贄見之禮俯伏仰俟進退之命

又

某聞君子有三樂富貴崇髙之美不與存焉而得天下

英才教育之與存焉富貴崇高之美外也君子之三樂内也富貴崇高之美利也君子之三樂義也君子樂其内不樂其外樂於義不樂於利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以親云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以德云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以道云也凡出於親與德與道者皆内也非外也皆義也非利也古之人體仁智之全德備道術而傳之者得之身思推之於人行於國思有報於君達於上思利澤於下得於今思傳載後世事有能

此四者則中心欣慕無窮得英才而教育之不獨善其身而道推於人矣英才有成見道者衆時多可進之士而有報於君矣羣材致用道化旁達政教修明而利澤覃於下民矣英才相成浸以流遠道術不墜而傳載於後世矣能成四事之美者又何以加於此哉是以有道之君子莫不以為至樂故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孟子曰予之設科也來者不距教者之存心若此故學者樂歸之百舍重趼忘跋涉之勞躡蹻擔簦輕千里之

遠伏惟先生長膠庠之官在京師之地不獨以是為存心又以是為職業矣故天下之士尤指以為巳歸某前日不揆忘其踈愚之罪輙以拙文為贄叩墻仞以蔪見先生乃矜其所以來之意辱受名於典謁俾歴階升堂瞻拜德表又辱賜覯其鄙文又辱温顔撫存過言奬借瑩若氷玉芬如椒蘭是何謭薄獲此異數退而思之似容受教於門下欣榮積中不知手足與抃蹈交會然事有莫可棄者雖中心慕義無窮未能脫然忘去不少為

之營置其家事甚單偏親垂老桂薪玉食久或難繼甘旨之奉時不可違勢未能久在此地親炙善誘輙不自量顧齒屬吏之末所冀斗升以濟私計庶幾朝夕扣金聲之鏘擬聆玉振之溫潤竊窺堂寢之奥沾華實之餘滋使居明時不以無聞而有靦其雅無似肖固非天下之英才不足以當先生教育之賜尚冀察其篤於道義之誠加矜憐而成就之

上侍從書

某聞古之人平成天地粒食生民捨耕投竿以說湯武功業懋矣猶謂不若賡歌明良雍容廊廟贊舞干羽坐格有苗又況操觚削牘屬辭比事修空言之文采乎雖淵源溫雅淑若商偃名科於聖人之門猶在宰賜之後不足以尚冉季而等淵騫矣故立德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其次也雖然意非言不傳言非文不立文章之興與天地並故序易之美則曰其辭文稱大夫之善則曰登高能賦此言有取乎聖人也古之文章載在方册至

於今不忘者若舜五子之歌禹皐陶之謨仲虺之誥伊
尹之訓箕子之洪範周名之詩書仲尼之春秋是也此
非聖人則皆大賢者咸有高明微妙深不可識之道其
次亦皆體純全精粹之德通乎天人而達乎理義兼衆
善而無適不至故其言簡而備肆而法易直而旨遠多
方而無忤不期乎文而成章粲然若日月星辰之在乎
天蔚然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不雕不刻不施丹素經
萬世而不見其故此有德者之言也自靈均以來士之

殫聰明畢思慮妙齡潛心放乎皓首以文為事而不知倦者多矣至於融結二氣發為英榮混然天成小大具體意新語工不蹈陳迹自成一家之言渟深溫雅之質內凝而俊采雲興逸響玉振者千載之間數人而已在六國則有若景差唐勒宋玉在西漢則有若賈傅董相司馬遷相如揚子雲在東京則有若班叔皮孟堅馬融張衡蔡中郎在鄴下則有若曹氏父子應劉陳阮在晉則有若機雲張華左太冲在唐則有若燕許李杜韓退之柳

子厚其餘如邢盧顔謝江鮑徐庾之流未足班也可謂盛矣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於誥命或絶塵於書檄或敷揚條暢達於政理或清婉詳實妙於紀傳兼善衆制者葢未見矣而又屈原溺於怨思宋玉蕩於荒淫子長雜而簡疎孟堅靡而辭費長卿麗而用寡子雲約而未暢此皆辭林之雄者也然猶未能無攸脫於譏詆況其次哉文章之道臻其妙者未易為力某不自量竊願從事於此然家貧無資日廹甘旨

之養務狥時俗以應科舉策名以來復為小官奔走州縣塵勞萬狀庸得一意於文十餘年閒雖鞅掌之隙志力有餘未嘗一日自棄常恐嗚異律吕體悖繩墨不足以入夔曠之聽揮朱弦薦清廟合班垂之巧結重屋而為明堂故勤跂師閫渴聞善誘每恨未能周旋四國歴造乎宗匠之門僧有所遇不敢不勉其自進也恭惟某官閤下以純徳雅望為時名卿文章之美宗主當世士經鑒裁而獲品目者天下信其有得而士亦不自疑其

所為此某之私心所願登門墻望堂寢而聽緒言之逸響也詩賦論若干篇謹繕寫贄麾下惟閤下矜其進而而與之人或謂某曰子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乎此兩者皆不世之珍也舉以投人鮮不按劒者無因而至前也子之所為果珠玉乎且有無因之虞苟非至珍吾恐人之報子者不特按劒而已如是而進孰若已之為愈也某應之曰不然某之所為雖未敢自比於明月夜光之珍若所謂無因則非某之所虞也何者大君子之門

其所受者士之賢者也非以其有所因也所不與者士之不肖者也非以其無所因也若有因則見與無因則見斥是以所因觀士而不問其人之賢否也何待吾先生長者之淺歟子亦不聞夫造父之相馬與匠石之度材乎造父登吳阪之上聞騄驥長鳴於鹽車之下知其為天下之馬也脫而取之顯其用於當年達其名於後世是豈有所因哉直以其材之美也苟非騄驥雖使王良操羈繖阿執靮方輦持策先後而譽之造父弗顧之

矣匠石過曲轅之社見櫟木觀者如市弟子稱美匠石不顧遂行不輟是豈無所因哉直以其不材而棄之也茍有杞梓雖未及百圍之大觀者不如市弟子莫之稱匠石斯取之矣惟閤下發造父匠石之慮而無襲按劔之迹某之幸也

又

某聞工人飭五材以作器木為梁棟玉為圭璋埴為陶冶爍為干將長短大小方圓平直必稱其物而宜於事

時號善製而世資成式雖有班倕和允之竒不能異其所成者則亦以其斧斤利也繩墨定也規矩端也鈞範正也劑量追琢皆有常職而不失其令也良士刮摩疵癘攻飾各鄙裁節有餘補續不及草狂狷之偏介要中和之令則因成性以達美材彬彬然備君子之文質使華實髙映於物表而流芳逺聞者蓋亦有如工人之所資者焉不可不利也恭惟其官閣下生有淑質世濟其美廣鶩文囿髙步要津畜積在衷英華茂發士有聽鎗

樅之聲觀清潤之表被緒言之與可承一顧於餘光者
皆有警聰明發思慮刻琢美實黼黻懿文脫身燕雀之
困追鴻鵠於千里故好善自力切磨不厭之士所顧叩
麾節而不敢後也某不肖生七年而誦書出入州閭游
息庠序服師儒之善誘聞縉紳之緒言研異同而考今
昔操觚削牘彫飾辭章幾二十年然後再塵鄉書竊取
名第從事以來雖棲遲勞役於塵泥坌冗之中十餘年
間未嘗一日自廢投隙開卷燃膏續晝庶幾覩作者之

藴與冀前修之萬一未棄天爵不見譏於子輿之論每謂鄭璞非寶遼豕未奇片言半字不敢通於宗匠之側由是題品未加吹噓弗逮日月云邁今四十歲矣此人生强力之時也過是則朽不可用天下有道羣材並鶩豈宜鄙犧象之青黃忘離苗於山上與澗松溝木待盡於寂寞之地哉謹錄平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有三篇離為三卷詣門下塵黷非謂足以稱頌土風動回藻鑒聊以備不腆之贄輙慕潔已之進者庶見與於數仭

之門

又

其聞舜有甚盛之德善美兼盡后夔象之為作韶樂樂成奏之朝廷則羣后德遜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笙鏞間發而鳥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其遺聲行千有餘載至孔子時久矣一聞於齊三月不知肉味其為美可勝言耶然禹稷臯陶之徒曾不聞有稱贊之辭感嘆之聲者非不知其美也習以聖人之事為常也舜作

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文武增宮徵之變以極聲律斷嶧陽之特榦索徐簏之檿絲期曠目之妙極其用奉郊丘薦清廟召感陰陽鼓舞和氣格異物於幽渺導心術之潛機其器用切於鐘鼓管磬遠矣至使君子無故不撤其為樂可勝言耶然昭文靖節之徒或去絃而弗施或雖施而弗鼓者非不樂其聲也慕以大音之全為貴也夫心飽盛德耳飫和聲則簫韶雖美而不復稱述叩商而遺宮得律而喪吕則絃聲雖樂而忘之以求其全此

今昔之常情天下之達理也豈惟聲噐之若是言語亦有之談者不可不知也昔之人進見於尊上者必有物以為贄贄至也執之以至者也或曰贄致也致其所能於上者也故公侯以圭子男以璧公之孤附庸之君與諸侯之世子以帛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書所謂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者是也物贄之禮不行於時久矣人或為之則矯激而近名近世進見於公卿大夫者往往以文為贄或捜摭經傳援古驗今以示其識習或論次

德猷紀載事業以極其稱頌或擒英吐奇以求售或含凄茹恨而自憐人情萬狀難徧以一二舉也要之動有攸趣無或妄作則善矣若某之所宜執於門下者擒英吐奇則未敢含凄茹恨則無之惟當捜摭經傳援古驗今論次德猷紀載事業而已然念經傳之微言今昔之事變則閤下飽聞飫見者也其復言之得無熟爛而不足采乎是猶鼓韶樂於禹稷臯陶之前雖美而不在所述斯既不可以為已若德猷之髙明事業之宏大又非

單見淺聞之士所能窺測而形容者也某則言之得無識其近不見其遠知其一不知其二跡濶崖畧而不能備悉乎是猶論弦聲於昭文靖節之前雖樂而不如兩忘也故又不敢謹錄所為雜文一十八篇賦一首古詩一十五首為一帙以備贄見之禮并序其説以進伏惟少加矜察如賜覼縷幸甚幸甚

上宰相書

某聞志意内修信道自得指天爵為良貴視金朱如浮

雲之士有時乎以貧賤為恥者則以居乎有道之世也夫有道之世聖人在上明揺為輔求治如不及好賢如或遺夢想與人而渴聞讜議思與一世之士同底其治以利澤天下雖片言可與一言有章遠在千里之外介居巖穴之陋必旁搜四引羅絡而成之又況通邑大都之間宏深魁博之才乎含英負奇特達懷寶之士不吝聲釆發越於外而有接乎聞見之表者朝至則暮取之矣暮至則朝取之矣必不使之輒有遺逸於下者士於

是時而不免夫貧且賤焉則是言乏可揚行非所紀道術庋僻文采寂寥無以當君相之意而不足與乎掇拾陶鑄之地矣故君子以是為恥然則君子之恥夫困衡蓽之顑頷望軒冕之邈如亦恥夫道不足而才無可資宜棄置於明時耳恭惟方今資盛德積累之後陶神化薫沐之成協氣歡聲充塞四表清明熈泰天下謐如聖人明目達聦虛心於上相公盡忠竭誠秉鈞於朝多士有造而濟濟羣賢連茹而彚征舍今日而論有道之時

則無時矣士生於兹而名實不載於髙華文采不表於當世與有生者碌碌乎塵土之下待盡而已是真可恥也夫鸞鳳之音和中律吕故聖人以為瑞蘭蕙之芳貴為國香故君子以比徳使和音不鳴貴香不發則丹穴女牀之兩野禽深林窮谷之一檝草耳尚何以知其為瑞而比徳哉士有銷聲遁采自晦於礦璞之内使君相不及知者亦若此而已矣雖遇有道之世惡能脫乎貧賤而逃君子之所恥哉故偏介一曲之節疏通之士不

為也某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文又七年而應科舉迨乎兩塵鄉書叨竊名第二十有八年矣從事以來知信道修業恪居官守而已不知其他也十有餘年事業無所成名聞不加遠今四十歲矣齒髮將改有向乎遲暮矣誠懼為丹穴女牀之野禽深林窮谷之微草與烏鳶宿莽同盡於寂寞無人之境而仰負休明俯愧往哲輒取舊所為文錄其可者若干篇釐為四卷合為一帙謹捧詣鈞屏塵獻如狂斐之氣不可翦裁訶而譴之

俾知其罪亦其分也或姑在所可辱賜觀焉幸甚

上司業書

某聞觀水者濫觴於岷山濯蘭於澧浦汎九派滙五湖沿洄而東浮游千里之外雖纜舟扶桑弄影日窟不自謂其達於滄溟也第見汪洋浩瀚天光四垂淼然無涯與曩昔歷覽之地殊壤異態耳得海若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東海仰而視之則兩曜如跳丸東西升沉近在左右三山如浮萍合散萬里不異咫尺於是駕長風躡巨

浪徜徉自得始覺所見之大觀山者登降於徂徠周列於蒙羽歷梁父越原闕畏足羸糧躋攀萬仞之上雖疊迹雲封曳裾日觀不自謂其陟於岱宗也第見衆山迤邐環視無對杳然特出計他日登臨之勝未有盛於此耳見天孫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泰山遠而望之則天下幅幀表裏可視如在指掌近而察之則洪河之流曲直千里無異縈帶於是聆天鷄覽日馭徘徊縱觀始覺所至之高講道之士閱習禮樂敦明詩書澄源清流潤色華

藻雖質的孔姬睎迹顔冉敢自謂其無叛於道乎敢自謂其果造於深乎必得宗師之言指而告之然後可以無惑而自信也伏惟司業先生在尊儒隆道之世以德行術業受明天子之休命越諸公而執成均之政此士類之海若儒林之天孫也慕聖人之門墻趨道術而馳騖者所宜宿舂晨駕求先至於前列而審聞緒言之逸響焉某不敏願從事於儒林者有年矣切慕先生之高義思預前列而求緒言之益用是不自知其愚且賤而

勢在所距也輙自飾以幸獲進於門下謹録所業雜文二卷近體詩一卷塵次左右非敢以為文也以備斲見之贄也伏惟秉規矩之大器無棄曲木體醫門之洪濟不屑病者某之幸也黷冒台嚴伏增恐懼

又

某甞讀前史見昔之人有欲覲秘府書于上官求補其職而得之者竊有疑焉夫職位朝廷之公器也設之所以待能者濟公家之事也非為人便私計者也覲書一

人之私欲也得之不過資學術便其人之私欲也非為
朝廷集公事者也干公器以濟私欲在下者不可求在
上者不可與求者不得為義與者不得為忠此苟有識
者不為也然一求之而不顧一與之而不疑何哉以為
寡廉鮮恥而不知義歟則求之者非寡廉鮮恥而不知
義者也以為忘公殉私而不忠於上歟則與之者又非
忘公殉私而不忠於上者也於是掩卷而思之則蓋有
說焉夫職位誠朝廷之公器也觀書誠一人之私計也

用公器者誠不可以便人之私計濟私計者誠不可以干上之公器然在下者度已之材足以修是職而無曠因求之以濟其所欲若是者雖以私計而干上之公器未為不義也在上者觀其人之能足以任是官而無疑因舉之以狥其所求若是者雖以公器便人之私計未為不忠也故古之人為之不疑行之不顧而前史亦不以為非是某前日竊不自量輙以鄙文修贄見之禮於門下資輪困之蟠木挾無因而至前進退躊張方懼訶

詆先生不聞其鄙陋姑與其潔而以禮進之既辱受名於典謁使獲瞻望函丈又辱賜觀拙文委曲卷舒若可采者俯玉潤之温姿吐蘭芳之逸韻猥加存顧過與稱揚榮幸之賜所得多矣又辱申以尺牘委以教誨真蹟飛動温言過勤伏讀再三感激無已退惟虛薄辱此異數似容踈賤可在承教之列欣榮內切不知食寢之可味而安也輒自忘狂易之罪願獲齒於屬官之末庶幾可以久依門墻終承教育之賜昔人求觀秘府之書者

其事與某頗相類故敢誦此為說伏惟少加矜察幸甚

幸甚

上顧侍郎書 按宋史顧臨傳臨字子敦會稽人元祐二年拜天章閣待制歴龍圖閣學士而未言其為侍郎然鎮書有云曩歲先生以鄉里之故不鄙其不肖則顧侍郎當即臨也

某嘗聞山徑不用而高子茅塞紛華在目而子夏心戰其無高卜之才而用其事其能底於無悔乎故夙夜循省以刻飾而不敢自棄曩歲先生以鄉里之故不鄙其

不肖許承教於門下當是時雖天機淺微識用不敏未能升堂入室鑽仰堅高既其文而食其實至於朝夕與諸生並進而式瞻儀刑親承音旨與夫索居獨學誦詩讀書以求古之人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違離以來二紀於兹雖翻經覽序之間從事郡縣之隙乃心道術莫敢或止然未知果能不習於異端之習乎果能少進於聖人之道乎朝夕思念此焉是慮今調官小宰至輦轂下辛未獲仲由鼓瑟之譏樂子餔啜之誚循容進拜於座

側是終可以親承善誘也謹錄所為雜文一十二篇雜為四卷古律歌詩三十首合為一卷詣門下塵獻或文昌銓總之餘華光論道之隙時賜觀覽察其語言之當否被以玉音俾知所去守豈勝幸甚

上中書孫舍人書　按孫舍人以狀及序考之蓋孫覺也而宋史亦不言覺為中書舍人

某聞四海之内形肖天地智靈萬物冠巾而屨屨井飲而田食皆男子也或負擔而不足或乘軒而有餘者則

有得乎道與否也德義中積容服外修訓典謨以飾辭
稽聖賢而行已有道之士也或雍容於廊廟或顑頷於
山林者則有遭乎時與否也堯舜在上五臣為輔虛聰
明之耳目闢四門以招延可進之時也或飛英而彙征
或寂寞而不賞者則有知乎人與否也白黑洞明濁清
區別敦遠下之高義懷推轂之虛心賞鑒之地也或尋
尺而見收或特達而不錄者則有示乎人與否也故士
生則貴有道以自立道得於此則思姤明時而進達之

會逢休明適與志合必長鳴濶步發攄藴積使微文逸響有及乎先進之耳目以幸賞鑒可也惡得坐觀事會興歎後時固若匏瓜繫而不食貽笑智者取譏聖人乎某不敏不敢自以為有道者也然生七歲而誦書十四歲而學文二十一歲而應科舉方儒文鼎盛多士如林偶於是時再玷鄉版預籍春官趨明庭奉大對雖不能取先夷等冠出英躔亦於衆人之間叨竊名第則前聖之道術先生之餘緒嘗與聞其畧矣干戈鉦皷之事不

及於耳目饋運畚築之勞不役於支體連裾棘圍共談王道者往往延登表著翔泳清切則休明之時莫如於今日矣閤下以術業儒雅操履端方挺然立朝光被眷注而從容侍從之貴則貲鑒之地莫過於門下矣某從事以來知守道自將服勤職業而已不知其他也遲采以内裕銷聲而不鳴十有餘年希不為聖人之所譏智者之所笑今四十歲矣誠懼視明時而自棄違藻鑒而背時沒世不稱終懷有道之恥昔之求達乎在位之前

者多矣或收器而從使者或掃門以要舍人堂下自卑
夜半先至其勤甚矣然猶為之而不憚者不敢即安也
如某即不然曩在仙里嘗聞緒言比伏高閎尚辱紀姓
字進謁之際曾無昔人之勤矣如是而不知修禮容望
墻仭以蘄題品之賜是真可譏笑者也謹獻舊所為文
一十篇塵汚几席如賜觀覽借之片言假以光采華衮
之榮何足云喻黷冒台嚴伏增愧畏

上陸侍郎書 按宋史陸佃傳佃字農師山陰人哲宗時遷吏部侍郎鎮書中有居

同其邑云云蓋佃與鎮皆山陰人也

某聞篤志之士期乎有聞不以早暮自棄宗匠之門受所可教不以先後為閒此兩者非勢所然道固爾耳昔人名儒碩德有恨不得與之並時而生者幸而並時以生有恨不得適其邑里者幸而適其邑里有恨不得瞻望威儀親聆音響者故有誦遺編於千百年之下而追想其風概於千百年之上者有去丘墓遠父母羸糧裹足百舍重趼從之於數千里之外者有因其門人久次

受業彌年累月而不得一覘其眉宇者昔之人可謂勤矣若某之望先生之門則不然生同其時其歳月之先後無十年之閒居同其邑其道路之往來無一里之遠當先生參貳春官衡石多士某復得奏薄技當藻鑒遂預門下諸生之遴然而二十年南北東西竟未嘗叩金玉之玲瓏被黼黻之藻飾世言飲啄之微必有陰隲豈擭宗工之緒餘闚妙道之奧蘊自有期會斷非偶然耶抑天假歳月俾有所養其識慮開明有以受至人之

言耶何獲見之早而受教之晚也今某受牒湖外偶未整裝幸會台斾出撫江左載迓麾節歸省親庭和易雍容交際鄉黨難得易失殆謂此時輒書所懷俯伏舟次雜文六篇古詩一十首以備贄見之禮塵瀆台嚴伏深惶恐

上越帥蔡侍郎書

按宋史蔡卞傳指宗立遷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書稱知府鈐轄侍郎待制閣下正指其知越州時也

某聞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一者何德全而幾於道者也故天之髙也地之大也鬼神之妙也帝王之尊也山谷之無情也萬物之微渺也咸以得一為貴也此可以與達人言未易為曲士談也古之人出而有為乗用權勢以名實為尚而樂之者君子謂之朝廷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處以自牧顦悴枯槁放乎髙邁而不返者君子謂之山林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不出不處浮沉俯仰於流俗人之間進以富貴

為非退不適於隱約者君子謂之塗巷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何則尚名實而樂之者得喪之際未能浩然欣戚兼遣方且殘生傷性徇外物使軒冕之榮適為身之羈絏而不可脫矣果有道也豈欣戚於得喪之際哉豈殘生傷性以殉於外物哉豈使物之儻來如寄者羈絏其身哉此必不然也故朝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放乎高邁而不返者顧天下如泥塗冰炭之不可處顧其民如魑魅魍魎之不可與居方且銷聲匿響耽樂於無

人之境使泉石之幽適為常性之膏肓而莫之治矣果有道也豈以天下為不可處哉豈以其民為不可與居哉豈必銷聲匿響於無人之境哉豈以耳目之所賞自病其心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山林之士未可以為有道進以富貴為非退不適於隱約者傲可為之時忽可避之世大不足以兼善天下小無以自全其身罔然與横目之民並生而俱化果有道也豈視可為而傲之哉豈見可避而忽之哉豈無以兼善而自全哉豈碌碌不異

於凡民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塗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
偏於顯者既未之得介於隱者又已失之不隱不顯者
若其為近而去之益遠然則道果不可以小成一果不
可以一端盡故鵬鷃質差於小大未知逍遥之遊達人
倫至妙之微中道與二邊俱棄道之體與一之用果何
如哉古之真有道者其應如籥體至虚而動之愈出其
默如淵名九變而性源常湛事與時會則乘軒服冕馳
鶩乎名實之地而心之虚無恬淡自若也世未我與則

漱泉枕石笑傲乎寂寞之濵而君親民物之念未忘也俗士之覊紲不得累其身介士之膏肓不得痼其性若人者不出則已出則以道德之緒餘利澤天下與夫叨勢利嗜聲名假尊主庇民之迹以濟利慾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恭惟知府鈐轄侍郎侍制閤下資高世之才達妙道之藴當天下有道明良相資寄身軒冕之間而心潛寥廓之外如靈犀居塵了然不染良玉堅白因時成器方且以柱史之高情援孔顔之道術博稷契伊周之

事業措畫於談笑之間股肱之上相承二帝之純德亮湯武之令猷挈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其資用偉矣今則韜光斂鍔臨照千里剸裁一郡之事雖批郤導窾未勞芒及而受其賜者葢已獲不貲之厚矣某不佞夙聞盛德之美竊髙閤下之義為日久矣欣鄉人之幸會榮瞻拜之可圖敢以謏聞寘邈大道誦達人之梗概備登門之禮以蕲進於麾節之下若夫英才碩學冠冕後進鼓吹文場純德雅望簡在帝心光華邦國愷悌之政

為民師帥表儀列郡此閤下之餘事人之所稔聞熟見者也某亦尚何言哉干冐台嚴下情惴慄

上發運蔣龍圖書

某甞聞昔牛僧儒至京師寄國門之外首挾所為文見韓退之皇甫湜二公可之然後敢入當是時國家豈無科舉可以自奮文章豈無公議可以自信然而若是之自勤者何也衡蕐之士為善倍人而功纔半之非得所託則不足以見於當年而傳之後世故士以修身為易聞

道為難聞道為易立功為難伯夷求仁於西山展季直道乎東國微孔子則餓夫與絀臣耳何清和之有彼皆聖人也而猶若是則其修潔之士不遇賞識而卒乎無聞者可勝道哉此昔之人所以有附青雲之談也某海隅鄙人也非儒雅偶去畝畞以士易農周旋學校間二十餘年得從先生長者後誦往聖之遺訓講先民之行事管窺蠡測庶幾大道之萬一以無忝其所生分際之外非志所在而詭情矯激者亦羞為之故舉世皆進不

敢茍退衆人皆仕不敢獨已乃兩竊鄉書遂塵吏版然策命以來六年於兹碌碌塵土之間無以異於俗人者夫學先王之道居有道之世而無以異於俗人安在其學先王之道術莫善於儒而某既已知為儒矣非術之未善也然而若此者豈為未至耶將無所託而不足以自見耶夫沒世而名不稱君子疾之甘受其疾而不以為意者某之所不敢又況有大人於此不以勢貴格人不以道隆絕物推轂後進樂育英才門牆宏敞無元禮

之峻寸長片善皆得銜粥其下而辱題奬之賜此夙夜

之所仰望而思見者也是用飾鄙陋之容於下執事以

俟命焉倘在所進願被一言之教庶依末光沾餘潤而

少見於世如其朽木糞墻不可彫飾便當習郘平之蔬

追伯成之事與農夫老圃從事乎東皋之上不敢有望

於明時矣惟執事少加意而矜察焉謹錄其所為詩論

合若干篇以獻伏惟台慈特賜省覽幸甚幸甚

上溫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昔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柳下恵終身不去魯國者所遇之時異也仲尼遜言以自保而孟子傲睨齊梁之君者所居之地不同也故時異則事異地殊則行殊君子非期於不同趨乎是而已矣何則時異而襲其事功必敗地殊而循其行身必辱智明照乎事變而通達適於機會者豈為敗功辱身之事哉此古之人所以論世而友士也夫兩京以數路取士而察舉為盛功業濟於當年貴名列於簡書者多由此途出後世雖或

更張不能外其大體國家因之以網羅天下之士其權一切委於州郡與憲臺漕府之使士於此時在流品者必見保任然後得以叙進無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之勢矣然其事有與兩京不同者士不可不知何者兩京之時憲臺漕府之事則在部刺史部刺史與二千石郡皆久於其職而不數改易足以習知所治之人物州郡之吏由上佐以下率皆守刺之所名置非經明行修潔身習事有聞於世者不在其列故上之人不勞而可

以周知屬吏之才否而進退之下之人不待衒鬻而寸長片善皆自見於上今日州郡之上官與下吏率三歲一易先往後來參差不齊其間二年在臨統之内者無幾復東西南北之人雲聚瓦合曽未識其面目況所謂素行之修否與才術之短長者乎此事之與兩京不同者也居今之時栖遟下僚乃欲退藏於密不自少見其文采與碌碌之徒並首而趨事希蹤兩京之士以求聞於世何異膠柱而調瑟刻舟以求金雖有曽史之行而

在孔孟之前亦未如之何矣某不肖備員下局獲在屬吏之列者期年於兹幸無大過前日忘其疎拙輙肆狂簡形於詠歌上瀆聽覽非敢謂之有文自鬻以干進庶幾適時變之宜而不為固陋之事倘在所賞俾出門下豈勝幸甚謹書所以自達專人詣麾下陳獻

再上温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采和氏者必即乎山探驪頷者必遊諸淵山岳壇曼施靡徧衍宇内巖壑修逈谽谺摧崣林木苞蘙

薈蔚昧淵泉綿邈寥廓託幽依遠厓涘崛崎巘嶭峻削淺深靡度澄湛窈冥人能審珠玉之所在求而必獲者有諸内而形諸外察其表而識其裏也何者玉果韞焉必有瑞氣發於昧爽之交皜皜乎如白虹上屬於天珠誠生焉必有圓折見於清澈之上環環乎如轉規下動於淵仰觀晁采俯察旋洄則琬琰可得而夜光必致士之致身涉世必依藉上官見稱大人而後有獲而上官大人勢貴之高明威嚴之雄毅非直山林淵泉之比不

察其内而攖其外殆有甚乎縁木索魚指燕求楚者矣此事之所宜審動之所當慎者也某持朴素不雕之質寄寂寞冗長之地雖攬菊餘芳漱味溢流三年於兹為日已久然自始至大府一拜清塵爾後羈制文墨未省瞻望旌棨非有黼黻之文玲瓏之聲以悦目傾耳感移心意而閤下廼寛其銜轡俾逭曠弛又嘗以不肖之姓名措齒牙閒似其所以為瑞氣圓折者多矣然連城之寶猶韞輬車之華未瞻豈仙靈躊躇靳固珍物殆鑴鑱

撓啟之勤有所未加耳拱默夷視恐乖昔人必割之訓而貽農夫自安之譏輒用冒昧澣干下執

再上顧侍郎書

某嘗謂孔子定書不遺秦誓子長修傳兼載刺客聖人尚義則片善必收良史愛奇則一介咸取是以旌别之法著沮勸之功茂洪規遺矩其來舊矣命世之士用為己任恭惟侍郎先生以開明之資濟淵源之學振黃鐘大呂之音律同以為準萃玄纁黼黻之文采辯以為正

片言與奪百世弗疑素風幽芳有冀褒採想先生當亦以是為任其鄉有處士趙君萬宗在至德祥符間養髙丘園不求聞達道行宗族化及於鄉黨清標峻峙徳名流聞太守夏官外郎康公戩表薦於朝其辭畧曰趙萬宗年六十二潔而能峻直哉惟和雜居丘園之中獨行鄉曲之譽論其徳行則可以訓俗審其文辭則可以教人而能息心榮禄委迹衡茅若招以弓旌賁之束帛非止懦夫立素抑亦廉士歸風知而不舉則臣獲蔽善之

譏舉而無徵則臣負欺天之戾鶴書雖下素心不回求為羽人長揖清世會稽之士賀公以來一人而已然伯道雖賢系嗣弗立遺風陳迹與日俱逝將無以傳無窮示來世輒以狂斐序列終始勒成私傳非敢以述作為功蓋獨詳其事實也俚言野語恐不足垂信於後顧以其人求齒餘論況逸民隱操振古所欽處士先生甲令攸重倘辱稱賛豈特秦穆改過曹沫刼盟之比哉則先生尚義愛奇過仲尼子長遠矣謹錄某所為傳及鄉閭

先達詩爲别卷上呈伏惟少賜顧視遂此下悃不勝幸

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三

宋 華鎮 撰

書十九首

上道守董大夫書 按宋史董必傳舒亶守荆南起邊事必與之謀亶卒必加龍圖閣徃代乃城通道等六砦此稱道守當即必也

某嘗謂昔之人即物以觀文因文而索實會致道術采擷其真取諸外以自牧使良心不喪而正性有養身加修而行成善無遺而德日進資之既博積之富矣則乘

時而從事推其餘以成濟民物故心之所營皆經世之

業行之所施皆曩時之學雖有長才不越職以自盡雖

有盛德不曠官以為高夫子聖人也嘗為委吏矣曰會

計當而已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故天下皆

有用之才在位多可書之功後世則不然學以為人仕

以為己平居之所取者既其文末既其實溺于博不會

于心前聖之美意不得其傳固有之常性無所養而彫

喪出而從仕大者取貴小者為貧拙者守古而不可售

故害于事巧者殉物而不知守故害于義卑官冗職指為托宿假途之地苟且歲月以希進例不以其事為事尚何有夫道以推庇於民物哉故特立之士鮮得而官事之成弗迨于古某不敏务承義方之訓得從搢紳先生遊預聞前言往行雖碌碌之地不足以言道竊不自量嘗思盡智畢慮隨其職以致所習然念志則美矣其為或疎非遇高明之鑒闊達之度識照于上優容而養成之區區之心未易自效惟知郡大夫閤下術業貫古

聰明自成厚德兼容朗鑒旁達天下之士願依後塵而托末光某備員小官獲在麾下輙誦所習謹詣堦墀塵獻

上道守曾大夫書

某聞傳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則仕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何者昔之人世道相得時可以為則非特不自竄于寂寞之濵方且危言危行張皇禮義使有見于世非特言行禮義有見于世而已方且委贄受

爵服勞從事效智力以成天下之務非特下之人肯委贄而從事上之人亦有術以致天下之士苟有所宜咸在任使惟其非材然後困于貧賤故有道之世士以貧賤爲耻某居可見之世挾可仕之資务之所學長而肆之偶當有司之程式烏能傲明主之禄爵自放于長林豐艸之間甘昔人之所耻乎然筋駑節緩羽翮匆强不能高舉濶步度越夷等而困于碌碌每念聽訟折獄古之所難出納之吝今未爲易法制律令條目多而文徵

輕重淺深常在一字頑民匿情挾爲僥倖一切機變百態横出黠吏髙下其手依倚以射利金穀繒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輸者求少而受者願多人有覬覦之心而主守勿靳簿書叢委則欺妄還至朱墨之用適爲盜資耳目之察智力之用容有不至又學古信書不熟世故意之所不怪謂人亦然直行肆言不復顧慮自涉世接物鮮偶多迕每思挂冠東門拾穂南畆要自適于野性以全其眞而私計有未便者未可驟爾嗟乎挾此具以

遊於世則已殆矣又況竊禄盛時分曹郡守乎非上之人明照物表寛能有容録其所存不鄙其短殆未可以無悔恭惟知府大夫閣下孔門徳裔公族華胄生服名教克世其美剖符爰來為此師帥聦明駿發威徳並用千里之内方受其賜某竊幸備員椽屬託庇節下敢誦所聞以脩贄見之禮嘗思古之人顗晦之間不忘其本前史以為美談謹録平日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隨此塵獻非獨竊取鍾儀莊舄之義抑亦卑塵馬足平

昔宴遊之地干浼嚴威伏深惶恐

上湖南運使程大卿書

某竊惟協風時雨遲日清露散潤融怡以申勾發萌出潛起蟄者天地之柔仁氣也天地之德也疾風震電飛霜積雪鼓動肅殺以驅闢隱滯斂成華實者天地之剛義氣也天地之威也一仁一義時柔時剛威德相輔不執於一故萬物成而天地之道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先春而後秋好生而惡殺摇落之日萬物權輿炎

威如焚則時多清風朔氣栗烈則晝有愛日冲和之德歸於仁厚故能兼燾並載無棄于物屈伸往來變化不息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天人一氣也三極一道也君子善否不分好惡無用務為含容和裕者可謂仁矣然常失之不武而難以濟功直指曲直深計利害秋毫之微不假于物者可謂義矣然常失之刻核而未冥于道惟明照諸理恕通于人情偽是非在物必得卷舒施舍依乎仁厚用之詳而無遺當而有禮乃能

體沖和之德而不詭于天地之道故至之者鮮而今昔
貴之伏惟運使大卿閣下以高才雅望膺名世之妙選
入參府寺出分使寄秉金穀之權當一路之重寛以待
物簡以從事不動聲色終日溫然而百吏赴功列郡就
緒此人之所鮮能而德之所可貴者也某備員小官幸
預屬吏之末可得望清塵而覘餘光熏沐高明之緒輙
誦管見并擇舊所為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繕寫詣節
下塵獻蕪音累句非敢以為詩也姑慕鍾儀楚奏莊舄

越吟稱道士風庶幾未忘其本也

又

某聞昔晏平仲遇越石父于途知其賢脫乘車之馬而贖之與之同載而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絶夫見贖之德甚厚不辭之失未大石父輕忘厚德而重責苛禮君子賢晏子而不以石父為無厭者謂士之待知已者詳也某之在閣下之門非姻婭之餘非故舊之末非鄉黨之近又非素所承教文席之間者一日與牒偕來為

部下吏片言隻字聊記姓名驟蒙品題指為令器雖遠在數百里之外被以辟書引為台屬撥去目前之英俊斷而勿問不可謂不知已矣心有所欲言寧言而勿售難自外而不盡縱某之不肖未敢以石父自處寧不以晏子待閣下乎伏惟少迂聰明使畧叙其說夫求薦達者大則近名其次近利名利之際君子鄙之然下之人不以是為嫌而不求上之人不以是為鄙而不與何則以道故也以賢故也某之求者其說有三而皆未近于

名利之際何嫌而不言夫大人之門士所願及麾節所在天下想望不獨湖湘數郡之士某近在左右而不知求于門下是不敏也傾蓋之間有蒙任舉親被禮辟子然獨遺人其謂何自致疑貳是不智也偏親戴白年在喜懼倚門之心視日如年漂泊數千里之外安其目前不圖分寸以報罔極之德是不仁也迫此三者尚當默默于知已之前乎某新被辟書復干薦牘其求無已有越石父之爲故引其說以自達伏惟矜憐特賜收采幸

甚幸甚

上湖南張運判書

某嘗聞培塿無松栢之材蛟龍非池中之物裒微之世乏非常之士非常之士不汨于常人之選昔者世道陵遲彜倫攸敘金玉之質困于無作聰明攸關而與瓦礫同盡成才純德養高全身遠引于深閟之地而不以物自累當是時雲梯要津往往一介之所能及故郢隗登黃金之臺陸玩踐鼎鉉之任至乎聖人繼作道隆而化

成異人並生茅茹彙進四海之内賢人衆多肅肅兎罝可以爲公侯之用而况于在位乎當是時龍騰鳳翰超絶塵軌被特達之命居不次之選者咸有高才碩德所能自致故周名之徒貴極當年而名載後世國家七聖相繼神化方行百有餘年鉦鼓不聞而天下惟俎豆之習熏陶涵養漸摩淬礪仁義淪于骨髓文藝熟于耳目風俗之美不異于成周之盛時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方今之時信乎其爲濟濟矣君子非有大過于人者

惡能自奮于高明哉伏惟運判大夫閣下識照疏通資術閎達量極溟海氣干虹霓入踐諫垣出分使寄坐取貴仕不以累日度越夷等平步高華天下之人想望風采某備員小吏獲在部封得瞻拜階墀稟聽教令輒誦管見詣節下塵獻

又

某嘗聞漢高帝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言天下雖已平爲之者

不可以乏士也又聞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此言明時少而暗時多君子從事不可緩也何則内有百官之富外有四海之大上之則經綸爕理道術之微妙陰陽之變化待焉下之則形名度數有司之所守者一不可廢雖有堯舜之聖其心智思慮股肱耳目之力不能徧為其所當為必得天下之士因其材而任使之然後無曠故明主以是為先務而急于得賢誦先王之言傳聖人之道者俯仰俛睨

自適于丘壑畎隴之間與鹿豕同盡孰若胥金鳴玉揖遜朝廷之上使斯民沾沭其緒餘然而非治世不能用也唐虞而上書傳所畧無得而言已夏后氏以來可述焉三代之盛幾二千載可為之時六七君而已絡周之後莫盛于漢唐七百年間惟文景武宣建武永平貞觀開元之際是為平治而未足以比隆三代也自昔明時何其鮮歟故君子競之伊尹幡然于莘野甯生叩角于齊郊斷非偶然蓋有為矣今天下為一明聖當陽率堯

舜之道而經湯武之業寸短尺長咸在器使網絡四海蒐其英髦近則執政侍從之官以科目薦賢遠則部使者郡二千石以察舉貢士此昔之懷竒抱術之人思望于千百年間而不可得見之會也其可失乎某幸生斯時粗聞先王之道齒髮未變筋骨方强駑蹇之材庶足驅策備員部吏既數月矣賴寛厚之芘尚無過尤閣下以高才雅望簡在宸慮銜命分臺總一路之重實司貢士之權某于此時乃蒙賞識引置左右得朝夕瞻望餘

光在其所求不可以走越之南燕之北也惟當俯伏門下而俟命焉伏惟矜憐特賜采録無使歲晩抱遺恨于盛時幸甚幸甚

上湖南運使書

某聞古人有言荆山之下以玉抵鵲非惡玉而不知貴爲其多而輕用之也抵鵲以玉則夫取之以爲璣衡圭璧環珮琯磬所以占稽天象鎮撫邦國表異容服薦和郊廟爲人主治天下之大用者非連城埀棘之美不在

此選巳恭惟熙寧元豐之際盛德在上真儒為輔異人並出多士濟濟奇偉特達充牣朝廷何啻荆山之下當是時明公春秋方壯擁使者之車總神州之重非有脫穎之才逸羣絶倫見賞于君相宜適于時用則何以跨越等夷平據要津用能風采駿發名實時茂眷注攸在士論歸重真當世之奇才一時之偉人巳好善之士莫不想瞻威儀而聽教令言動之際期有所獲以發蒙礪鈍成所未成某雖不敏劣蒙義方竊嘗有意乎為善之

益謍禄湖外幸㑹旌旆之來曾不離于户庭而旦暮預聞緒言瞻仰行事親炙之地孰越于此與夫贏糧褁足躡屩擔簦歴千里之逺嘗重趼之勞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敢不祗誦所得蘄見于節下拙詩一編以備禮贄蕪陋褊迫塵涴威重伏深愧汗

上湖南提刑安學士書

某聞舜有天下舉才子十六族以自輔而天下治臯陶才子之一也傳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在舜之時

特以皋陶云者以其賢之大者云也皋陶之賢在十六族為尤故智足以為帝謨與大禹之言並存言足以賡帝之歌雖稷契之徒不與焉辭天下獨稱其為黎民所懷皋陶之賢大矣命九官而使之為士者慎重于用刑也以皋陶之賢而為士猶戒之曰惟明克允舜之用刑可謂慎且重矣蓋受命當極子養生齒者其德天合而中心好生先春而後秋尊陽而抑陰歛藏肅殺之氣時以成歲而不主于用者天之行也故聖人佚之以致

其庶子之以致其富漸摩誘掖達之仁厚壽考而後已頑嚚不悛寇賊姦宄越明教而敗善良者然後從而刑之猶謂文密而易深情微而難得曲直或遺則輕重誅釋之施不稱于物而民失其平故尤慎重而不忽自有虞氏以來世選其任而髙華茂實代有作者在成周則蘇公表于前呂侯訓于後在漢唐則釋之振持守之譽戴胄著平允之績國家明德慎罰尤致其詳省有司寇寺有大理欽恤之意已盡而猶以為未自圻輔達于海

隅復分設憲臺董司綱領長才偉望著有成績之君子乃在其選公卿侍從清切之地須才則此焉是取朝廷所重故搢紳貴之伏惟提刑學士閣下挺兼人之資濟世德之美夙登英㪅歷踐榮途言用有成選寄攸在入參天府出揚使命天下之士想見風采某備員小吏獲隸部封得瞻拜階墀稟聽教令輙誦管見詣節下塵獻

上湖南運使柯少卿書

某竊觀自昔分朝廷耳目之寄總一路之紀綱維制郡

國導合中外以成一家之治者皆當時偉人乃在此選受命之日登車攬轡則莫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其摧姦扶弱因革興廢必在大體小節末度往往置而勿問故風力如霜千里斂肅德佯冬日善人好慕磊落之致照映當年貴名書于竹帛雖數千載而芬芳彌新今國家析天下為數路設使臺而鑒統之雖以金穀為名其所以委而任之者非直轉輸而已一路之內政事之修否可論也風俗之厚薄可觀也官吏之賢鄙可察也

人才之遺逸可收也自郡太守而達于民使者之權行焉任寄已重故妙選高才然後付畀恭惟運使少卿閣下以楙德鴻儒揚光發輝于多士之際高視濶步度越倫類夙登要路歷踐外臺凛然有昔人之風節識鑒閎達豈惟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之間爲哉必將收其大者遠者有以震動風俗裨益朝廷以稱任寄之意某不敏嘗承學乎搢紳先生預聞道術之萬一盛明之世齒髪方强未能自棄于林下幸備員屬吏可得望車塵

干典謁輒誦所聞修贄見之禮瀆冒嚴威伏深惴慄

又

某聞察萬物之情偽舉百工之事為以成濟天下之務者必有股肱耳目之才為之視聽經營以備其用傳前修之道術通今昔之變故適當于世之用者必有鱗翼埏鎔之主為之揄揚陶治以達其才故欲治之君勞于求賢藏器之士務乘時以自致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淘汰庶官而用之故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家

宰三歲大比詔王誅賞以進退羣吏而選士故克倡九牧阜成兆庶漢興唐虞既遠而考績之法亡冡宰官廢而大比之術不復于是建察舉之制以網羅蒐獵多士三府光禄主其内守令刺史奉于外故四百年間亦號得人後世因之莫能改造國家以執政之官侍從近列不足以周知天下之士于是重藩宣之任尊外臺之權委以選掄尚無遺逸閣下以至公存心嚴奉朝廷之意期乎得人志于報國膏粱寒素踈戚之辯不以間于胸

次惟其善之是取此千載一時人世希濶之會也士務力于學長成其名仕籍既占榮途可致當有道之盛世會至公之大人不知先鳴而自歸揭價以求售真自棄者可謂智乎某不敏困于小官十有四年矣非敢後也求所歸而未獲今則獲矣不可以黙輙叙所聞仰干下執事伏惟矜憐曲賜采擢塵瀆尊嚴不勝愧恐

上湖南運判張朝散書

某嘗聞物有欲之而莫致事有任之而自致者雖違從

之理隂有眞宰倚伏相因聖人莫違達識之士計之自
已可以泰然遣放而無所欣怨然齟齬所遇之初拂其
心志則雖有寛衷不能恝然無感邂逅相值之際適其
所求茍非木石莫不欣快此有心之所同然而古今之
情相似者也某誦是言也久矣而乃今見之何者子長
傾平仲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昔人有好異世相求況
見而知之可親炙者蓋有甚焉某曩在會稽常得曳裾
崇閎客際德表而閣下粹容和氣溫其如玉話言厚禮

謙以接下忘貴勢之重使人自畏而事務舉某竊不自量輙髙下風之義願親執鞭之役然於斯時被命淮甸不在封域之内思一瞻拜車塵曾莫可得此某所謂欲之而莫致者也某雖不肖劣承義方之訓長竊師友之益窮經學古操觚綴文亦有日矣而言行才貌與之兄弟者往往躡等踰級步趨要津而某策名七八歳從仕四三年曾不能髙足濶視取先等夷養修羽儀翔翥聲釆方且側翅俯首卑飛緩步乎左僻閑冷之地徒乞三

釜以給廿旨其所以自為可謂任之而不較矣而茸職所屬乃在使臺昔之願望積歲莫致者一朝獲之此某所謂任之而自至者是雖天實為之而巧者不能以智圖强者不能以力御會其至時意有適遂則志士仁人之所欣願某今豈得若木石然哉竊聞昔之人有見于尊上者必有贄贄者所以自致也某方得從屬吏之役趨走麾下敢誦其所遇于事者以為手實而羞于下執事伏惟少賜省覽干冒威重戰灼之至

上潭帥李學士書

某竊謂正性之美有生之所同得安榮之行有身之所同願親睦之懿有家之所同欲官事之成有位之所同求此四者天下之常情今昔之達好也然為之而有獲者嘗鮮望之而未見者嘗多則亦有道故也有之者易無之者難夫弓矢在御質的既張求中于百步有力之所宜可然而羿特以妙聞繩墨誠陳斤斧先利求善于一輪之上有指之所與能然而輪扁特以名顯此皆以

道然也射小藝而斲賤工必有道而後善成性以修身正家而從事德業之大豈無道乎故君子貴知道道烏乎在曰道至虛而無形萬物由之而不由于物故無乎不有而無乎不在其上在天其次在地其次在人其次在物動者植者有情無情有形無形昔之人知其然故觀象于天觀法于地明晝于人物幽及于鬼神陰陽往來四時變化山岳峙結百川融流木刻金銷林生風偃泥行而艸伏雲飛而川泳有可觀者無所不容又況六

經之微言百氏之高議方册所載道術攸在乎故積厚而施博器大而用無方感物而動必中于律孔子聖人也曰我學不厭葢知道之不可盡也伏惟知府安撫學士閣下挺高世之姿挾通儒之術生于華旦俯拾貴名才既美矣出分使寄布宣王靈專方面之權兼仙殿之貴仕又顯矣然而好善如不足嗜學而無怠歌舞之伎不蓄于内毬馬之玩不閱于外鎮撫多暇則優游辭林偃息文囿夢想姬孔詠歌顔孟以卒歲非知道者烏能

與于此哉故善無遺而德日新長才之施無適而不可高華茂實照映中外隱然為國之器某備員漕屬獲在大府得拜伏堦墀禀聽敎令輙誦所聞詣節下塵獻

上湖南運判曺司勲書

某嘗讀傳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夫富貴貧賤外物之儻來時命之適然者也無益損乎其德君子何耻之有蓋世道相得則賢者必進而不肖在所棄當是時獨困于衡箄之下則君子耻之非耻夫乏之財而無位也耻

已之非賢者也今天下清濁異流白黒不混坦夷公正之路杜絶羣枉之門俾君子皤然肯來不務晦密而自遺于下可謂有其道矣故任天下之重者不耕于有莘之野負鷹揚之畧者不釣于清渭之濵雖偏州下邑筦庫之徼咸得實材隨器任職有足觀采則夫仗節將命分方建臺朝廷遴簡為天子之耳目使之聦聽明視于四方萬里之遠將以周知天下之故者非一世之偉人不在此選古之人有誦其詩讀其書想前世之達士雖欣

慕與之執鞭而不可得者幸而與之並生則有燕越相遥貴賤異勢羸糧裹足百舍重趼掃門夜半執器堂下而後親者可謂勤且汙矣古之人不以勤而不勉不以汙而不為者以道故也道難得而易失時既往而不再故君子競之某不敏早被義方得從搢紳先生遊竊知道義之萬一再塵鄉書獲綴英轂栖遲祿仕踰十五年嘗思會時盛明齒髪未晚期有所立少見于世不與鄉人共盡于碌碌故不敢以愚陋踈賤自後于賢達之門

庶幾品題以成其志恭惟運判司勲閣下宇量高世術智徧物水鏡無隱權衡其平以望實華茂而當盛時之妙選有志之士想見聲采為屬吏者得在部封已足欣快又況某承乏使臺日居節下被教令之警策觀威儀而象之曽無昔人之勤而所得過倍不宜自棄而後衆人之進也伏惟矜憐幸甚幸甚古詩一通備贄見之禮单淺蕪累浼瀆臺嚴惟愧惟懼

上邢龍圖書 按宋史邢恕傳蔡京當國經營湟鄯欲使恕立方面之勲起鄜延經

略安撫使改涇原

擢至龍圖閣學士

某嘗謂事有初非而終是物有遺細而收大理勢或然乃今見之某去歲調官選部被命舂陵出國門而來延首長望雲天萬里莫識所在訪其地則三湘之南五嶺之陰屈指而計道途之數則十分萬里之三為驛五十有九由會稽絕淛河而西遡流長江過重湖上瀟湘之源携幼負弱陵風波出于蛟蜃之藪登坂壟行千巒之地三月而後息回首桑梓相去七千里而遠親戚故

舊音問之好非累月不通然而官不過曹掾祿不過斗升言名則僻不近人言利則世之人所通得兼享者此皆無有也其處事可謂非而于遺物亦多矣今沿檄衡岳之陽已事而旋道出永上竊聞之行路咸曰閣下厚德恢閎有容無阻凡潔已致敬于典引達姓字者皆得循牆歷堦瞻奉聲采輙自忘其疎鄙無不齋心滌衣敬造門下以俟進退之命某竊念熙寧之初方在童丱西遊上國獲侍搢紳先生竊聽長者之餘論稱道當世豪

傑之士固已聞閣下之高名碌碌塵土間東西南北二十餘年曾未邂逅然而願見之心未嘗忘也倘于此時不以其不肖而棄遺之使識眉宇而獲聞緒言則某之處事初自以為非者惡知其不為是其于物初自以為遺者惡知不收其大者事適于是而物收其大則是行也庸何悲此古之達觀之士理早見而神不驚者所以淡然與物委蛇所值無憾而欣戚兼遣者也雜文古詩若干篇以備禮贄浼凟聽覽伏深愧汗之至

上湖南提舉梁朝奉書

某聞難得而易失者君子之時好簡而不可已者君子之言何則時以立事而言以達意者也言不出則意不喻意不喻則時不得時不得則事不成事失其成功斯遠矣古之人或歷聘于列國或五就而益强涉履艱難殫智力而不倦者所以乘時也或三書以自薦或叩角以長歌激昂困窮勞筆舌而無愧者所以致言也某有時之難得者三而易失之幾甚迫不少自力則俯仰之

間已後時會故言之不可已者亦三盛德在上其道大隆三代以來乃今始遇此時之一難得也使某筋骨少衰志力不逮雖在盛世欲何所為此言之一不可已也今某四十一歲矣未定之器已凝强立之志既就積養而後至日化而不停此時之二難得也使歲月浸移跬步不進則强仕之期斯遠而駑鈍之質將懫而無所用此言之二不可已也依使臺之下侍至公之側親承重言矜恤濡滯此時之三難得也轅下不鳴伯樂他顧則

陶成之地不周而羇散之跡無以自振此言之三不可已也秉難得之機據不可已之勢言而有獲斯為智默而自棄斯為愚愚智之分在此一舉使五尺之童居此亦將自勉以有言某雖不敏嘗從搢紳先生遊預聞長者之餘論其敢自棄于不智乎彼往昔之微言前修之陳迹閣下攬卷所飫揮麈常談者寧敢復言仰煩聽覽若夫高才雅望英華茂實士論歸重下民懷之者亦不敢稱揚萬一以虧大成姑叙所懷仰于下執事伏惟矜

憐特賜采拾塵瀆尊嚴惟深愧畏

上湖南提刑書

某嘗謂聖人因時而制法故弛張詳簡無一體君子觀法以制行故隱顯語默不同道堯舜三載攷績三考黜陟幽明成周之時歲終太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詔王誅賞修舉斯榮庸惰斯辱則士之進退在已漢興考績之法不復于是因察舉以蒐獵人才中都之士委之官長郡縣吏屬部使者二千石總之見知者升不賞者下則

士之用舍在人在已則求之已在人則求諸人事若殊
途其趣則一知之者智昧之者愚時變何常理勢或異
君子不可不察也國家本四代三王之美意修兩漢李
唐之遺法遠師治古近切事宜天下之士由掾屬裨佐
之微達于刺史倅貳之貴雖積有歲月閱其勞效必資
保任然後序遷加以百年太平七聖相繼陶冶漸漬賢
人衆多英邁無所騁其長不才知勉而有逮立談皆宰
賜之耦從事多冉季之良不知先鳴上干朗鑒悠悠歲

月末易有聞恭惟提刑某官閣下以器識宏洪雅實高華簡在清衷分總使寄求士以報國為官而擇人朝廷之所望于閣下閣下之所以為已任者也下車之日有志之士莫不仰首伸眉思曳長裾于門下齒下客之列夫牛角之歌不發則甯人無以知甯戚之賢堂下之言不聞則鄭客無以識駿蔑之善某不敏不敢自比于二子庶幾先鳴不失時會伏惟少加憐察幸甚幸甚

上宰相書

某嘗聞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猶已推而納之溝中昔之大人得志澤加于民者其自任如此之重其周物如此之勤何哉道在而時可以為也已能拯人而人有溺而不拯者何異乎自我溺之也已能食人而人有饑而勿食者何異乎自我饑之也已能澤人而人有不被其澤者何異乎自我推之也故曰道在我而時可以為也昔之大人視天下之人如是之周其

有嘗獲散迹門墻徹名紹介許侍坐末時承話言者其視之當有加矣恭惟僕射相公抱禹稷伊尹之器位堯舜成湯之朝言聽諫行澤加民物四海之内一有不得其所者咸跂踵延望引領長鳴有待乎盼睞之重矧如某者分雖踈賤然早獲忝侍猥承顧遇之私中心有懷不宜默默自棄于左右輙叙私悃上瀆鈞嚴某偏親在堂年踰八十輟禄而歸養則家貧無以備菽水之奉迎侍乎遠方則道途非老者之宜在吏部條格例得便地

然到闕數月桂薪玉食擔石將罄便家之地曾未獲見使或值之當見奪于前列未可以日月計也兩地老弱踰二百指咸仰哺于一身進退之勢無異乎饑溺溝中之人今竊見吏部監當闕有越州稅務注監當資敘人在格親年八十者情願折資監當則許不限本貫指射某雖思赴部求擬必爲前列見奪不可必致伏惟僕射相公體禹稷伊尹之志軫饑溺溝中之念特賜化筆曲加陶鑄俾獲禄養不失其所昌勝幸甚塵瀆鈞嚴下情

伏深愧恐之至

上蔡左丞書 按崇寧元年蔡京為尚書左丞

某嘗聞自昔當歷數而踐大寶發揮其真善利萬物光臨四外格于高深餘澤覃于子孫猷訓聿于後世酌之不竭久之彌新者必有明哲為之輔相同心一德協于謀謨相與經綸而濟之故在黄帝時則有若力牧在帝堯時則有若四岳在帝舜時則有若臯陶在大禹時則有若伯益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高宗時則有若傅

說在文王時則有若閎夭在武王時則有若太公在成王時則有若周公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是故黄帝堯舜三代之令主世異而道同事殊而功相若雖步驟馳騁煩簡質文之迹應時而造者猶樝梨橘柚之味若光輝謨烈之善美則莫得而異已秦漢以來聖人不作于上而名世之士亦無以見于下雖文景武宣建武永平貞觀開元之隆號為君明臣良近世之治要之德澤事功未見有以比隆三代之盛者此君臣所以有千載

一遇之談而道亦有千載一隆之論也嗚呼熈寧之初元聖當極撥去近習獨見古治取天下之真儒付以鈞軸當是時荊國公應時爰集奮然以天下為已任祖述堯舜之道德憲章文武之法度新美治具以迎太平十有餘年庶政具修中外底績至于元豐天人交通協氣允塞時和歲稔黎民於變皥皥乎三王四代之盛際已紹聖之初今天子始親政機將繼先帝之志而述熈寧元豐之事舊德元老悉在四方首詔閣下歸詔近密不

閱歲月遂泰大政者豈不以帝王之功必資哲輔論道經國荆國之道高明微妙通達今昔者盡在乎閣下乎惟古之聖人由周公而上其道皆見于行事以利澤當年而傳示後聖至于孔子不得其位始作六書以寄之微言後世知書言之要得聖人之傳者由揚雄氏以來千載之間寂寥無聞惟荆國具豪傑之材不待文王而後興秉燭智之明不汩流俗之近習攝枝葉于大本據長源而觀流合異散同一槩諸聖昭正色以發矇瞽之

敬振大聲以警聵聵之塞使學者復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此不世之會矣某于是時廹切賤貧不得裹糧掃門親炙善誘每一念此則痛自咎恨達于夜旦夢寐勞役而不寧雖嘗竊取其成書而誦之適如瞻仰昊天睥睨滄海第見日月星辰晦明出入長波高風飄蕩無畔曾莫覩其運用而識其際量古之人不務追其往而務圖其來者追往無益而圖來有補也來而不圖重自棄也恭惟左丞閣下抱古道術為時儒宗宣明大猷不

拒後進天下之士有志周孔之業者莫不趨望墻仞想
聞緒言夫鈞衡之地非洙泗之上燮理之日豈誘導之
時州縣卑品蓽門晩生忘其越禮而輙自敢進者誠以
往歲會稽嘗辱禮遇近叩典引復容通名隴坂峻嚴未
棄踈賤輙繕寫舊所為六經論六篇上汙几席倘恕其
僣易矜其好修論道之餘惠賜觀覽敢期他日必至于
巧庶嘗過大匠之目歷規矩之下或賜隱括遂幸知方
祇伏門闌以謹俟進退之命塵瀆鈞嚴下惟伏深戰慄

之至

上林樞密書　按宋史林希傳紹聖初章惇使希典書命遝毒元祐諸臣累擢同知樞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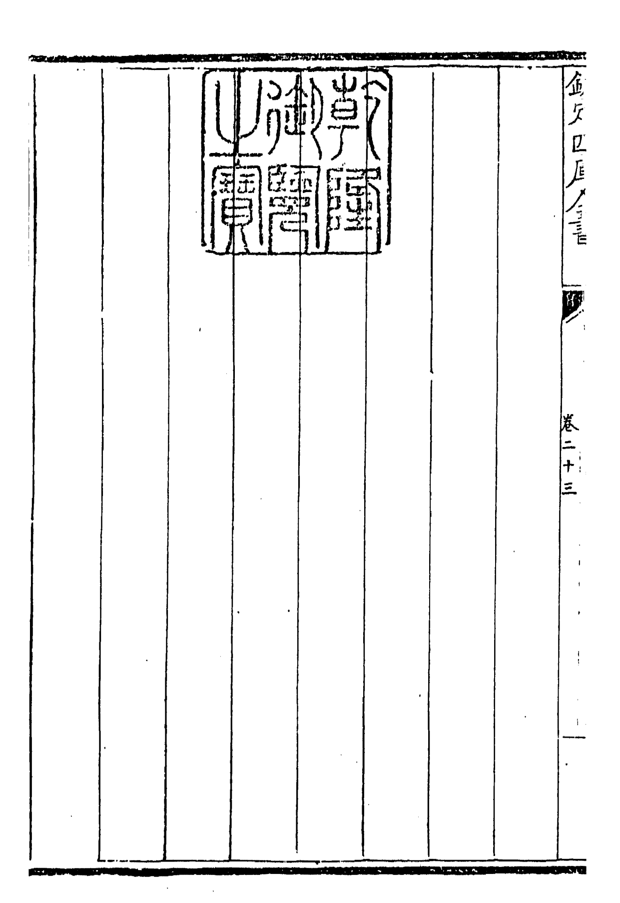
某聞抱器識者銷聲而不出晦迹而獨往則不玉不石介乎才否之間全吾真而裕諸内苟涉乎世必有所立以成身善名貴白當年而托于不朽傳有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三者君子所以成身而善名者也德出乎道功成乎事言也者論道德而濟

事功故等有上下序有先後兼之者君子之全美得一者所遇之時會世平政成天下泰定中外小大率安故常則日新厥德以益其厚事變蜂起利害交搆新故不並厥慕異情則時底厥功以濟世道或勲德事物可頌可記或彼已勢隅措意不逋或道散法亡埋籍傳載或懷才篤義失職離愁必發乎聲言雜爲文采及夫成濟政事導揚聲教糾合上下協和神人形爲簡書貽訓後世使斯文不墜大猷有傳觀之者因迹以會心聞風而

興起則言之所補未愧功德故君子因時而成業易地以計功優劣之差不主于一某也不敏妄意作者之業狂鳴無當罔知尺度常恐引費歲月不及門戶恭惟知院樞密閣下以純德通才宗儒碩學秉文之律為世師範權衡所逮錙銖不遺片言品題天下咸允曩歲臺旆節制東吳某于是時嘗持所學上汙几席猥蒙激賞謂有古風星霜變移逮兹五稔中心銘藏靡日不思感知音之既遇識文藝之蹊隧雖塵勞坌冗每加鞭自篤罔

敢或棄嘗思典謨存而唐虞之徳明歌貢作而神禹之功
著商周之世頌聲並興迄于漢唐咸有稱述然惟舜禹
為盛身致大寶湯武之興甾資世業高光唐文經營戡
定備嘗險艱成功肇基用力甚厚而子孫傳之為數雖
多肯堂構者或三四世或一二君而已世世平道隆曾不
百年恭惟本朝受禪創業同符虞夏七聖繼作善美洊
增光大安榮踰百三十餘載彌昌彌熾功徳之盛度越
前世遠矣某不自度量忘其鄙賤輙罄竭单淺策礪駑

鈍作神功盛德頌一篇聲采蕪纇聞見寡陋不足以識其形容揄揚大烈備國史之美庶可與耕夫樵叟擊壤鼓腹吟咏于畎畝之間耳尚念綆短汲深力少任重簡不備物狂過乎中斐然莫裁塵凟盛大謹繕寫詣鈎屏塵獻伏惟帷幄密嚴籌謨餘暇俯念晚學嘗在所賞特賜盻睞倘蒙一言之教俾知當否德貺之重實踰丘山伏惟矜憐幸甚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

宋 華鎮 撰

書十四首

上蔣樞密書按宋史蔣之奇傳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

某生十有一年知學為詩二十歲而會朝廷更科舉之法以經術論議取士八年之內兩上而後成因尋繹舊聞以成夙昔之習當是時集賢學士給事中程公守越之三年被召赴闕程公近世詩人之宗匠也於是越之

能詩者皆有篇詠以餞其行長句短闋蓋以百數某亦勉强捜綴與賓客旅進比閲衆製獨見稱述殆及終篇屢蒙激賞謂有作者之趣許以他日之名誘掖諄諄俾毋荒墜某嚴長者之訓感知音之遇早夜自力庶幾有成雖苦心甚勤而未能自信日徯師範訂其是非曩歲樞密先生總六路之大計建臺江淮之上某幸備員郵縣適在封域之内時得望使車承教令每念當世鴻儒鉅公提衡鑒主宗盟於翰墨之林使後進可以辨惑釋

疑見堂奧之所在者莫先於門下輙懷數篇進干典謁
先生擴敦大之德以誘進爲務忘其疎賤僭易之咎與
其好學修潔之誠借以重言爲之榮觀既辱許可又翦
拂之遂以名聞收置諸生之列某於是時心地了然無
復疑滯德賜甚厚常思有以爲之報稱雖綿力弱羽未
能遐舉遠至困於塵勞東窮滄海南薄沅湖崎嶇道路
之修涉歷私門之變憂悲勤瘁無所不有自違門牆屈
指于兹十有八年亦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初

心舊聞未始一日而暫忘感物興懷必自勉率以成篇
什今輒取五言七字古律歌詩自兩韻以至五十韻合
一百篇謹繕寫爲一編詣門下塵獻伏惟天下有道守
在四夷樽俎折衝幃幄多暇暫迂鈞重少賜省覽曷勝
榮幸之甚非謂有少陵驚人之佳句吉甫穆如之清風
可以進瀆聰明動回盼睞聊以見門下鯫生雖離教誨
爲日滋久知服明訓不忘本心自强汩没之中少稱平
昔賞遇之厚耳干冒鈞嚴伏深惴慄

上蔡樞密書 按通鑑崇寧元年蔡卞知樞密使

某嘗聞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之功與鬼神相似紀綱世道其用大矣故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六經載堯舜文武之道遭罹秦變詩書春秋易皆有見於今獨禮樂之書不傳其所傳者雖非前聖之完書蓋有所受而後作若中庸王制之篇其言有倫其指可述無詭異於聖人之意詩書春秋之類也惟先儒之訓好詳其末而畧其本不能

深探遠索以發其妙微爲可嘆息中庸近世言之者多
王制之篇可得而考也某不揆單淺寡陋簿書之暇懼
爲自棄時以管見測其微言書之簡編以備遺忘然未
知狂易妄作果有當于理耶果無當于理耶想見宗師
質其是非積有日矣恭惟知院樞密閣下體孟子之淑
質傳仲尼之達道起于百世之下獨見聖人之心片言
所稱天下取信某輒録所爲王制解繕寫爲一編詣鈞
屏呈獻伏惟樞庭豐暇籌畫之餘特賜省覽倘蒙賁其

僭越與其好學寵賜一言之教俾知義理之歸永釋決疑有見乎道則銘藏心骨沒齒不忘伏惟高明曲加幸察

上通守林大夫書

某聞主大器者不維持以一手足之强不聰聽以一耳目之力不經營以一心智之慮仰掇俯拾旁搜遠采合大小併戚疎而駕馭之故優游無爲而名實大集然內有百司庶府之夥外有四方萬里之遠其左右之宜長

短之稱愚智之異稟賢不肖之殊狀焉得人人而識之委而不問則病斯民而落吾事隨而亟之則殫我力而弊不勝君子至此則何以異哉亦加之原省而已故三代而上敦考績之法兩漢而下重察舉之制雖步驟殊時王霸異效至于爲官得人因才底績千載之間咸有可觀國家列聖繼作俊哲來相討論建設曲盡變通稽古以爲經觀時而備物上因唐虞考績之典下采兩漢察舉之法中外官吏歲書其成資序有遷必責保任省

臺寺監有長有貳一路之重付之外臺州郡之權在守在倅此腹心耳目之寄朝廷之所取信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而圖回太平之基者也故選命所及皆一世之偉人風采英華磊落相照恭惟知郡大夫閤下抱任重之德懐周物之長才止水操鑒權衡有辨雲陰河潤敷及下僚翦拂吹嘘受賜者衆某幸以不敏備員部封訓迪矜容久私餘澤今兹期伊邇代者在郊歲書之成已賴寛假獲逃敗墨保任之賜輒不自量竊有望于門下伏

惟高明曲賜幸察

上淮南提舉書

某昔嘗誦詩見行露之篇美召伯之聽訟其智明之所燭至于雀角穿屋細微之間無所不察固已善矣迨其進也又至于鼠牙穿墉幽隱之地必得其情靡或有違每掩卷遐想欣慕斯人而親事之彌歷歲月乃今始得因知昌時盛世賢哲並生臨遇事物然後獲見耳某不敏早緣末學叨竊名第積久累日寅緣知音遂階寸進

備員海隅託庇下邑雖未嘗瞻望旌棨親承教令若飲芳味醇則蓋有日矣常思奉法謹職以追曠弛故上不敢失明天子愛育下民之厚意下不敢狥姦細民撓棄國家之良法孜孜終日盡誠竭愚以補不及極短拙之力而後已前日不知闒劣不能輯睦小民俾之有言上干聽覽聞報之際惴慄無地非畏人言得事之實第愧疎拙獨煩裁處伏惟提舉奉議閣下德守恢閎智明旁達視聽所及情僞不遺灼知僉言誣構非實歛秋霜之

肅借春律之和付畀州司究其虚實使部屬小官奉法
謹事之誠得達于上姦猾細民扇惑僥倖之心不逞于
下頌名伯之美又何加于此哉傳言人告曾參之母曾
參殺人三至而信投杼而起某不肖砥身礪名曾無赫
赫之譽竊禄部封未嘗拜塵道周望履門下愧非曾參
之賢而猥蒙閤下不疑之義得越分稱幸甚幸甚區區
官守無緣詣使臺稱謝輒誦所聞敘致誠悃干浼威嚴
下情惶恐

上門下許侍郎書 按宋史許將傳徽宗初進門下侍郎

某嘗謂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爲得人者莫盛于進士當是時謂南宮主文爲座主謂登第進士爲門生上之人榮得士之明下之人懷藻鑒之德揚揄品目至于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爲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趨于篤厚得君子之髙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沿法生扇奔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謀者冒耻以茍得恬淡者

抱屈而陸沉公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浸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爲不然而病之國家剗近世之蕪穢要治古之真淳乎昔弊訛一切罷去宗工提衡鑒以取士進退以文而莫知其誰學者應詔以干時務善其術而無待于外所取則天下之選所遇則至公之鑒其明之可槩其德之可懐視李唐之盛時益有足貴而可尚者恭惟座主門下侍郎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之士以德業居元老之重秉朝廷之大

政爲邦國之光華踰二十年天下士民蒙被德澤名實之美可謂盛矣元豐初以尹京之暇榮主文衡某于是時實出門下奔走州縣漂流四方日月如馳幾二十載竊念當世之士以寸長片善被鑄陶之德者二十年間四海之内爲不少矣某也不敏早以試藝猥中銓衡嘗蒙薦名朝廷竊禄仕籍蹉跎歲月後于衆人退省其愚真自棄置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簿書之隙知惜寸隂時學爲詩浸

盈卷軸謹録所爲古律歌詩若干篇繕寫爲一編詣門

下塵獻浼凟鈞嚴伏深愧畏

上安樞密書 按宋史安惇傳蔡京爲相累擢同知樞密院

其聞士有辭令明辨文采温麗博洽而多善敏達而有

功可謂英俊之器矣然而言或悖理行或妨義不可以

爲君子之徒者未明乎道也識内外之分辯榮辱之境

尊所性之固有指往哲而師之可謂明乎道矣然而利

欲得以揺其中夷險得以變其行始若可述終或二三

不可以要歲寒之節者未能守之也山岳不能碍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天下波蕩而湛然不失其常可謂能固其守矣然而謀則悖利動則迁物得一世之所棄非衆人之所是不可以致事功之實者居非其時也聖人在上公議無壅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可謂有其時矣然而碌碌徒勞坐費歲月功實不加于當年而名聲無述于後世者未見知賞也故抱全美之才者貴明道知道義之美者貴守節節義固矣得盛明之時遇知賞之

地高飛濶驟如騄驥之馳坦途鴻毛之倚順風平步霄漢而坐致千里豈不偉歟楊子雲曰傚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黜臣夷齊柳下惠聖人也得仲尼而後顯況君子乎故司馬子長曰非附高明之士烏能自致于青雲哉斯言也談于知己之前則當而有功談于未知己之前則易而爲尤某不敏不敢自以爲美才而知道明義而有守者也竊嘗有意從事于斯焉恭惟知院樞密閣下亮直端方介然一德踐揚中外久而彌新某

曩歲備員湖湘早吏趨事奬誘成就稔聞緒言寛假保全密依餘蔭雖日月不久飛驛還朝未蒙薦論俾預門下諸生之列許可之語銘藏心府至今不忘不可謂不知已矣伏惟樞機近密倚注日深選掄人才隆廣大厦正明主之所重閣下之所自任天下之所想望況如某者敢自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伏惟髙明曲加幸察

上執政書

某聞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豈以貧賤爲
恥哉恥貧賤于有道之邦也天下有道則野無遺賢賢
者必在高位而享有重祿貴而不賤富而不貧矣又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君子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一
介之微必曰道義不敢易其取予又况受世主之高爵
享縣官之重祿極人臣富貴之勢乎必由其道而得之
然後安處而不疑也秉天下之大政分徹侯之真封富

貴之資孰加乎此士君子得之于盛明之世而處之者其出乎道也明矣古之人羸糧裹足百舍重趼從老子于河洛之上束脩以上三千之徒事孔子于洙泗之間者以道之所在也當是時周室衰微天下大亂時君不能用道盛德隆無所施于世老子官不過柱下史孔子位不過攝司寇四海之內知尊德樂道者猶從之如此之勤事之如此之衆則夫抱經濟之才會光華之旦膺明聖之眷注參機政之大權士民出于甄陶幽顯資其

利澤天下想望而依歸者宜如何哉恭惟某官閣下德
業茂明器識閎達利用周物純忠格天中外踐揚名實
光大進貳鈞軸益茂時雍搢紳悚瞻思見眉宇以爲榮
覲某不佞竊聞盛德而仰遠業願登門闌望履舄承玉
音之緒餘者積有日矣從事南北乃心未獲夙夜馳騖
不寧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政府多餘閑閤待士龍版
深嚴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祇伏門下謹繕寫拙詩一編
以備禮贄塵瀆鈞嚴伏深愧畏

又

某聞王者營明堂建路寢其事重且大矣不得公輸匠石之竒則無以底其成公輸匠石操斤斧運繩墨其器利且習矣不得楩枏豫章之材則無所施其巧楩枏豫章頴堅端直小大並生其材良且多矣不在掄採翦裁之列則亦老于澗谷朽於風霜與樗櫟同盡于大化耳故相須以成事者常相求以爲用而不能相忘于一世之間若然者豈直人之情也哉此天地自然之成理聖

人之所不能違者也是故聖人享神天之休得大寳之位據崇高之富貴圖久大之德業必求命世以爲股肱大人眷注所歸位在丞弼寅亮天地協和萬邦亦蒐羣才共熙庶績承學之士欣逢盛時片善寸長皆思自効庶幾有立于當年而不沒于後世是道也非徒今之時爲然禹湯文武之所以基成太平之功稷禹伊周之所以格于皇天上帝三代之士所以直已而行者皆由此途出也故上之人不以干祿之士爲汙下之人不以爲

人之行爲耻上下相濟以立人之道以相天之事可謂
達矣恭惟某官閤下識亮髙明德宇恢博才周世用道
爲儒宗茂實英聲聳發中外純誠直節簡在上心入秉
政機道化彌逺豈徒運精神動心術自勤一已之聰明
以濟事功之美哉葢水鏡之明立照白黒權衡之運坐
分重輕夸誕者不能惑其中機巧者不能倖其得有以
鑒裁人物收而用之故能不勞而成享丕績某不敏不
敢自以爲可用之才也然生姤光華之旦幼被長育之

教聞先生之餘論希往哲之行事淬磨㮣礪積有年矣顧私陶冶之德與多士周旋于盛時實有心焉漂泊江湖未緣自致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嚴密許容進謁敢誦所聞祗伏門下伏惟鈞慈曲加幸察古律歌詩一編繕寫塵獻以備禮贄冒瀆鈞重伏深愧恐

上蔡樞密書

某嘗謂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困於旅人無其位以紹隆先聖王之業閔周室之將墜悼王道之不明後世無

所稽若而前聖之緒不得其傳于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修六經之書以載其道於百世之後有聖人作因其言而會其意則伏羲以來至於周公衆聖之能事歷世之良法可舉而行其道甚大其功甚茂不可誣已百有餘年而處士並興横議蜂起楊朱墨翟奮私智倡邪說以簧鼓天下塞仁義之達道翳日月之大明孟子懼而闢之振雄辭以息邪說敦一本以正人心使孔子之道明萬世之下得所考信復見天地之心全古人之大體

者孟子之力也故議其功者以爲不在禹下嗚呼文武之後聖人不作于上孟子以來眞儒不起于下亦已久矣故歴漢與唐千有餘歳雖茍安粗定而功業卑陋無足觀采恭惟神宗皇帝體堯舜之聰明挾湯武之勇智慨然有爲修復治古荆國文公掾孔孟之道術濟伊周之事功同德一心諫行言聽稽成周之法度酌當世而變通以利萬民以厚邦國以光祖考以事神祇紀綱具舉貽謀孔嘉可稽可循奉以周旋萬世無斁元祐閒二

三異意盡取而紛更之按元祐元年二月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罷青苗免役諸法曾不旋踵掃地俱去使上智扼腕于寂寞之地下愚波蕩于奔競之途中才之人首鼠于兩間而莫知所歸宿先皇帝患之首召知院樞密入參政柄明國典以昭示天下振丕緒以緝熙帝業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于世者閤下之功也按紹聖元年時哲宗始親政首召蔡京權户部尚書復免役法鎮所謂熙寧元豐之典章法度粲然復顯於世者也然考宋史京未嘗典樞密惟崇寧元年京弟卞爲樞密使亦非首召且書中所稱乃元符以前事與京行事皆相合豈京名爲尚書亦兼樞密史偶有闕文耶元

符末年横議復興籍籍譸張圖壞成烈主上天錫睿智灼見是非羣言孔多淵衷不惑復倚元老入總樞機謀謨嘉密朝夕啟沃神考之志有繼而無墜熙寧之事有述而無廢文公之道益明而利澤施于無窮按元符三年春徽宗即位向太后臨朝用崔鶠陳瓘等言罷京等鎮所謂横議復興者也建中靖國元年復召京爲翰林承旨崇寧元年以京與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尋晉尚書右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籍元祐元符黨人禁元祐役法復紹聖法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復方田法皆京所爲鎮以爲謀謨嘉密朝夕啟沃文公之道益明者也仰惟閤下之功不在孟子之下天下有識莫不稱誦

顧登門牆望履舄瞻聆金玉之聲采以覯日新之隆治況如某者曩在㑹稽早蒙顧遇誘掖奬借竊私德賜之尤厚其敢默默而自棄乎今之官洛邑道出都城鈞屏深嚴許容進謁祗誦所聞敬伏門下冒涜威嚴惟深惴慄

上蔡僕射書按崇寧元年秋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大觀元年爲左僕射

某聞昔蔡中郎南遊得煙竹焦桐于鄣亭之上旅爨之下剪裁斲削穿剔而絃徽之皆不世之竒材雅樂之良

器極天下之選者由是貴顯于當年傳寳于後世至于今千有餘歲其物雖逺其名嘗存而不忘夫南方山藪之國地宜桐竹林薄之生暢茂而衆多由中郎以前不知幾千百年矣未聞有笛材琴幹如是之美由中郎以來又千有餘歲未聞復有見于世者豈天地之氣獨爲中郎而并生是二物或曠世歷年如是之多豈無或得其粹和之氣以成夫質幹之良哉然而無有聞者中郎不世得而知音難遇也桐竹之微樂器之末知賞之遇

其難如此又況于人乎此懷才抱識之士所以殷勤歎息於斯歟恭惟僕射相公以道義尊人主以經術斷國論以文雅飾吏事以識鑒掄人才顧盼有加頓生華采緒言所及坐逸太霄士之依歸無越門下某去歲輒以拙詩修贄見之禮初惟僭易懼不自寧洎獲進謁乃蒙以奬誘晚學成就後進爲意屢加激賞謂得少陵之格華衮之榮不惜一言俾廣坐搢紳改觀駭聽幸甚幸甚夫明乎得失國史之良登高能賦大夫之事文章粹美

五字尤難河梁以來善者無幾元微之元和長慶間以詩鳴者也其稱少陵之作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利天下作者以元爲知言少陵閎深博達兼盡衆善若斯之懿其格在詩則又高矣如某之蹇淺豈足循其涯涘而測其淵源哉然念文章宗主邦國鈞衡輕重所加天下取信許可之際斷非偶然自欣所學驟遇知音雖勤苦有年而初心不負幸甚幸甚當日即圖修禮敬伏門下拜謝

屬有中吉舉明舊章某以官卑不在請謁之例尋蒙恩

邑宰東歸待次私心未致終夜悚懼不暝今之官洛邑

道出都城猥蒙鈞慈曲許其進宿昔所懷得遂致于門

下幸甚幸甚重念盛時難得知音不易遇天下顒顒孰

不想望願被陶鑄之賜況如某者嘗以片言誤蒙激賞

豈能恝然無心甘自棄于溝壑之間借餘潤依末光庶

幾少見于廷衡之世此方寸夙夜所不敢忘者也伏惟

高明曲加幸察塵瀆鈞嚴下情惴慄

上西京運使李龍圖書　按宋史李常傳元豐中加龍圖閣直學士

某聞太上之治不可試於五帝唐虞之政不可行於三代故三皇以道五帝以德夏商周尚功是數聖人其迹甚不同其趣乃歸於一致者達時措之宜不狥其虛名而賊其實效也故古今之勢事變之理君子不可不知夫國家經費在兩漢盛時去古未遠已不得比於成周矣況今日復在兩漢千載之後其可以膠柱之談以應日新之事乎且今日之事百官之衆非古之比也兵

屯之制非古之比也河防之費非古之比也邊境之備非古之比也此特槩舉其大者若其餘與小者又未易以一二數是皆不可少損而暫去之古之人制國用也量入以爲出今之財用因其爲出之方與古不同如此則其入安得守古而不少通變乎說者多以擿山煑海鼓鑄榷酤之法起於後世謂用之不湻於古去之無損於治此乃拘儒所以見排于達士使文武之道曠千載而不獲者也夫關市譏而不征由商人而上皆然至周

公則征之惟凶荒札喪乃弛周公之政豈亦未淳於古而不可以爲王政乎故君子貴達乎古今之變也前日國家去一二掊克之吏削法禁之甚密求爲中制使公私兼濟君與百姓並足而已官司乃億度朝廷俛仰觀望以爲國家方以寬弛爲務我當起而應之庶幾有以動上官之耳目得朝廷之深意一切覬望以濟私欲乃不知朝廷更張務以厚民非務縱之以爲奸也上官所采必收公實非求迎合覬望以徇私也某嘗自謂茶鹽

酒稅經費之所仰國家法制無所措益豈容置此而勿顧所以去賞寛捕殆欲革其已甚者若其中制必徐有處置今日官司所爲恐非朝廷之意未幾果有賞捕減價之法前日又覩朝省約束勅勵上下俾協力奉法務登歲課皆如不肖所料前日官司縱弛之風果非朝廷之意固丁寧周密矣上官推行固又反覆而辯詳然不知所屬果能一切遵用之否苟遵用之果能持久而無所違失否第見官司猥多人殉所見未必能遵用之也

假有用之者未必能久而不違也人或有不用用或不能久則君相勤勤之意上官推行之力皆爲具文而公家不獲其效矣明公擔一路使命之重豈有推行朝廷之美意而使天下之人委爲虚文不使君上獲其實效哉必不然矣必欲使人人遵用久而不廢則莫若立法以制之夫法者所以制小人非所以待君子然君子嘗少小人嘗多法制者以中制爲凖則君子易以俛而就小人可以跂而及今茶鹽酒税監當之官法已詳矣登

格者有賞虧損者有罰人非木石誰不自勵所未備者
巡捕官司也廵捕官雖捕獲有賞而賞未始常得透漏
有罰而比折每可以寬至於歲課或虧則得罪減於監
當之官是其所以不甚致力於巡捕者也巡捕者已不
甚致力矣而又有所屬官司扼塞之每見犯禁物人必
曰情輕法重而先爲矜恤之辭苟有可以推移變易原
情狀者無所不至也甚者反至詬辱巡捕官司謂之騷
民生事雖情狀明白不可變改亦必减落數目遷就輕

法夫巡捕官員不能獨以一身從事必資衆力方能執獲爲弓兵者皆途巷之人惟利是嗜捕執之際亦有鬬敵人人用命忘身幹公家之事未見毫末之利而反爲所屬無辜詬辱或被笞箠人各有心誰復盡力是則獨責巡捕官亦未足以集事今出納緼造雖在場務巡邏捕獲雖有司存至於撡用舍之權使人畏不畏則在縣令縣令協心奉法使小人懲戒而不敢犯然後巡捕者可以禁遏監當者可以設法縣令不協心不奉法則監

當巡捕之官雖有過人之才無所施巧夫縣令之所以不協心不奉法者不過以其增虧無與也今明公請之朝廷使令與監當巡捕官互比較賞罰則人人不待戒而勉矣今朝廷既去往日之苛密則法非不寬厚矣又新賞捕之制則又致其謹嚴矣下不至於害民而上足以集公家之事奉而行之何往而不濟民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書曰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所謂禁物者上之所禁使民不得私有者也君禁之民違之是不用君之令

罪莫大焉安得謂之情輕法重乎凡犯禁物者率非良民縱之適足以長姦不縱未失於苛刻明公識度高遠詳達政理必有精密之畫以推行朝廷之意若清慮或在於此與有以大過于此者皆非某之所知也第以區區所懐如此不敢自隱輙以獻於下執事

上蔡司空書 按宋史蔡京傳崇寧二年累轉司空

某嘗讀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古之明王有令政於天下者多矣孔子獨取文武以爲

說者法度大備而百世無以加之也帝王之法自伏犧氏肇始開端而後世聖人代有興造更神農太昊少昊高辛而至於陶唐氏之時其體乃底於成全故稱陶唐氏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雖然體則成矣應變適時之用猶未也更虞涉夏踐商迄周事異時移人非物改汙隆俛仰險易淳漓有簡有繁一文一質而世故之變始盡矣應變之用始備矣後世雖有來者不能外於

此也故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帝王之制物無不備而足以爲後王法者莫尚於成周故孔子祖述堯舜而憲章文武成周之政自都城以達四方由官府以逮邦國本末小大莫不備具而庠序之教人材之務尤在所謹是故天子有辟雍諸侯有泮宮絃誦之室遍於海内教養之術備及書數原省之制詳以歲月故能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因備成之會成文武之業以極太平之盛俾後世無以加之者成王周公之力也微成王周公不得致其道微周公成王不能底其績故古之人稱成王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稱周公曰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夫乘備物之運講明良之會而後成者必得重熙累洽光明盛大之時聖君賢相同心一德然後能舉而行之有一不然未易擬議孔子賛述其事載之方策非不明且詳矣然而曠世歴年如此之久曾未

聞有作興者德不足而道未易明也漢明帝爲之勤矣既其丈末既其實唐文皇慕之篤矣得其末不及其本以漢唐之盛莫能庶幾其梗槩又况茍安粗定日不暇給之時乎嗚呼時之難遇而道之不易見也如此數千百歲之間一遇而見之者其可不以自喜而知幸乎恭惟國家自建隆以來明聖繼作積德累功昭事上帝寵綏下民日月光華百五十餘歲矣雖三代之隆未有若此其盛也熙寧初奮然以文武之道作新天下時則有

若荆國文公相之辯斥流俗發明妙微神謨聖烈丕顯光大崇寧改元睿謨駿發遴選輔相圖回大猷司空僕射相公以髙才碩德茂實雅望簡在宸衷入秉鈞政修荆國之舊任周公之重朝夕獻納以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爲先務方策所載文武之政罔不修舉故庠序之教達於海隅縣邑之遠小作成之政至於字書圖畫之致曲所謂千載一時不世遇之嘉會也某不揆簿書之暇嘗有志於小學竊自以爲聖人制作六藝之事莫

不本之性命而原於道德能達玆理然後盡其妙因集前人之餘論參以所學作書説十三篇書之簡以備遺忘俟博達君子質問而求益焉仰惟朝廷闢黌宇建官司以是訓廸士類作新人才此有識者所宜夙興夜寐專心致志以副上之長育有聞者所宜竭盡底藴效其術業以備上之採擇之秋也苟爲默默退縮於隱僻之地而不知奮是自棄於不世遇之嘉會也可不惜哉某前日不量疎賤輒繕寫其書恭詣闕下投進謹用編録

副本并誦所以進書之説俯伏鈞屏塵獻伏惟高明特

賜幸察干冐威嚴下情戰慄

上蔡大資書

某嘗謂昔者周公相武王繼文考之志而述其事誅受

翦商修復成湯之舊奉夏后之成績彊理天下通道於

九夷八蠻由九經九緯而屬之鄉遂之徑畛涂路由六

鄉六遂而屬之九州之邦甸侯衛由五侯九伯之境以

達乎四海八荒之外朝聘貢賦往來流通武衛文教震

疊薰沐出於中者至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而後已至自外者梯山航海重譯數十必達於輦轂之下天下如一而無有內外遠近之異以極夫唐堯光被之盛何其偉歟故曰王者無外其後數百歲文武之道散佚勿嗣或在於野或在四方國自爲政家自爲俗內外離貳道路壅塞天下不通而本末始異矣孔子出習周公而師之修明王道以垂世立教車轍馬跡周流乎四方陟夏禹之所至覲文武之光烈三千之徒勇若仲由猶

不及從惟顔氏之子獨能與之周旋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雖夫子奔逸絶塵而回也瞠乎其後然而未始或相失也道路之曲折山川之險易人物之剛柔風俗之厚薄食飲之嗜好服用之宜制遠在八荒之外顔氏之子皆能習其形而達其情識其故而知其所自夫子自衛返魯集弟子於洙泗之上論内外之事物考本末之情狀觀堯舜之盛大察文武之制作以修周公之業文學之博如子游子夏言語之辯如宰我子貢未始

得聞其緒餘言之所及惟顏氏之子一人而已回也又嘗習知夫子之事聞其言則達其旨曾無疑異之辭故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某不揆輒綴集前人餘論条以所學爲書畫之說此亦越之南燕之北營之東幽之西一都會之談也先生運精神動心術於廟朝之內從事乎髙明盛大之業久矣固嘗以其餘暇游戲於四方萬里之外覽觀乎本末小大之致焉某雖不肖竊有心乎顏氏子之事自

念私門下奬誘之澤有辰矣庶幾許在與言之列得遂達所習而不失其初心爲勝幸甚書説三卷凡十三篇謹繕寫爲一編隨此塵獻干冒鈞嚴戰惕無地

上梁叅政書 按宋史梁燾傳元祐初以諫議大夫召與劉安世交攻蔡確遷御史中丞元祐七年自翰林學士連拜尚書左丞與蔡京不合丐去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以寵之鎮書有云闕下翔泳臺省再更星霜遂總綱轄參斷國論其爲上燾書無疑葢史載燾所歷官未嘗有參政之名或以其爲左丞及同使而稱之耶

其聞在昔甯子居齊脱飯牛之役輟叩角之歌而秉其

政虞卿之至於趙也一見賜之黄金百鎰白璧一雙而又封萬户侯列爲上卿以相其君近世馬周之遇唐文皇脱韋布綰章綬亦不閲歲月而致位公輔古之人何遭遇之特達而進任之超拔歟竊嘗以謂强霸之主縱横之世得士者安榮失士者危辱於斯時也有能揣摩矩模捭闔利害者皆能震悚時君重輕輔相俾有國者忘萬乘之貴以下之深信其人而驟寄以政故齊趙雖大其遇二君子如是之厚也唐文皇統一海内比隆周

漢雖外絶敵國之虞士無紛離之勢與齊趙之君不類
然除隋之亂彫敝猶在睎古之治法度未完想見異人
欣聞篤論故亦如是之急也由今日觀之事殆不然天
下方制萬里奄禹之跡勢異乎齊趙之國遠矣神聖繼
作祖唐憲周道隆法具有新無弊事異乎唐文之時萬
萬矣閤下翔泳臺省再更星霜遂總綱轄參斷國論付
畀重寄簡在淵衷又何如是之隆邪乃明聖圖治日想
俊哲苟得其人不待積久髙才碩德遭遇盛時政猶良

樂登車騄驥在馭周旋易道馳騁坦途一日千里故非虛語某往歲備員湖外得瞻識鈞表前日台旆暫總民部某又得在屬吏進干典謁預聞教令今兹參贊大政甄陶人物天下莫不延頸想見風采況如某者承教有日復得備員近在輦轂之下某敢自棄不圖進於門下伏惟鈞慈特賜矜察仰冒威嚴悚恐無地

上中書梁侍郎書

某聞昔樊遲問知於孔子孔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孔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士莫不貴以明知已以智知人然得天下之英豪而因不失四海之多士則知人之智莫大於是故夫子以帝王之事言之大有爲之君常引一世之人成一世之務其盛德之事嘗善救人而無棄人夫進賢者而貴之使不肖革心而好德擇智能而任之使愚者勸而知勉其事甚簡其道甚易人材不勝其用而天下之事不足治古之聖王底大功成大業者莫不出乎此故子夏聞之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舜湯知天下之務待人而後成多士之材有作而後就一人之聰明不足以周知天下之士而取之也故發大智以察羣才蒐選英豪而付以政事賢智思奮愚不肖革心而無淪胥敗類之人矣明哲之輔夙夜在公旁求俊彥以副君上委任之重故臣主一德天下乂寧茂實高名萬世咸仰厥後大君子踐公輔之尊受舜湯之寄懷伊皐之心以事其君者莫不孜孜以推

轂人材爲已先務故天下之士聞風知歸宅心慕義恭
惟中書侍郎閣下道與之貌世濟其美生於相門綽有
公望某曩歲備員湖湘獲趨鈞屏嘗蒙頒示新詩許令
賡屬輒以蕪纇形容高明故有世德盡知公望在象賢
時見慶源長之句雅量恢博特被稱借當時識者咸謂
知言今日循雅若合符契星霜換移未踰一紀閣下總
司憲漕揚軨朔南入裕邦儲出尹天府兼華殿閣踐履
中外旌麾所至名實上聞眷注彌深遂參機政歷綱轄

之要切陟西要之深嚴任遇之隆此虞舜成湯所以待臯陶伊尹之舉也故閤下亦以伊臯之事業敦美朝廷利澤天下嘉謨讜論啓沃之餘蒐閱人材經營大政盻睞所及寸長片善咸被器使靡或有遺四海之內懐奇抱術之士莫不延頸伸眉想望風采況某者獲瞻履舃親承教令積有年矣今兹備員復在輦轂之近敢不奮勵進干典謁以嶄出於鑪錘之下雖駑鈍不足追逐多士仰副人才之求尚兾以平昔嘗得瞻拜清塵隨其所

能未或遺鄙伏惟鈞慈特賜矜憐幸甚幸甚冒瀆嚴重
下情畏惕之至

本卷考證僅此一葉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四考證

第一頁前四行　蔣樞密考宋史當是蔣之奇謹加案聲明

第三頁前一行　蔡樞密考宋史當是蔡卞謹加案聲明

第三頁後二行　不撥下原本衍不自知三字今删去

第七頁前一行　許侍郎考宋史當是許將謹加案聲明

第八頁後三行　安樞密考宋史當是安惇謹加案聲明

十一頁前五行　德字下原本脫隆字今據文補入

十二頁後一行　違字原本作為今改正

十四頁前二行　載其道於百世原本脫道於二字今據文補入

十五頁前一行　二三異意蓋指司馬光等謹加案聲明